



三朝



列傳第七

齊書三十六

臣

子顯

撰

王敬則

陳顯達



王敬則晉陵南沙人也母為女巫平生敬則而胞
 衣紫色謂人曰此兒有鼓角相敬則年長兩腋
 下生乳各長數寸夢騎五色師子年二十餘善
 拍張補刀戟左右景和使敬則跳刀高與白虎
 幢等如此五六接無不中補俠轂隊主領細鎧

左右與壽寂之同斃景和明帝即位以為直閣
將軍坐提刀入殿啓事繫尚方十餘日乃復直
閣除奮武將軍封重安縣子邑三百五十戶敬
則少時於草中射獵有虫如烏豆集其身擿去
乃脫其處皆流血敬則惡之詣道士卜道士曰
不須憂此封侯之瑞也敬則聞之喜故出都自
初至是如言泰始初以敬則為龍驤將軍軍主
隨密朝將軍劉懷珍征壽春殷琰遣將劉從築
留壘於死虎懷珍遣敬則以千人繞後直出橫

塘賊

奉朝請出

陽令敬

則初出都陸

山下宗侶十餘

船同發敬則船

獨不進乃令弟入水推之見一烏漆棺敬則曰

爾非凡哭器若是吉善使船速進吾富貴當改葬

爾船須更去敬則既入縣收此棺葬之軍荒之

後縣有一部劫逃紫山中為民患敬則遣人致

意劫帥可悉出首當相申論治下廟神甚酷烈

百姓信之敬則引神為誓必不相負劫帥既出

敬則於廟中設會於座收縛曰吾先啓神若負

誓還神十牛今不違誓即殺十牛解神并斬諸
劫百姓悅之遷貞外郎元徽二年隨太祖拒桂
陽賊於新亭敬則與羽林監陳顯達寧朔將軍
高道慶乘舸船於江中迎戰大破賊水軍焚其
舟艦事寧帝南泰山太守右俠轂主轉越騎
校尉安城三軍騎參軍蒼梧王狂虐左右不自
保敬則以太祖有威名歸誠奉事每下直輒往
領府夜著青衣扶笏道路爲太祖聽察蒼梧去
來太祖命敬則於殿內伺機未有定日旣而楊

王夫等危急殞帝敬則時在家王夫將首投敬
則敬則馳詣太祖太祖慮蒼梧所誑不開門敬
則於門外大呼曰是敬則耳門猶不開乃於牆
上投進其首太祖索水洗視視竟乃以服出敬
則從入宮至承明門門郎疑非蒼梧遂敬則慮
人覘見以刀環塞孔呼開門甚急衛尉丞顏
靈寶窺見太祖視乘馬在外竊謂親人曰今若不
開內領軍天下會是亂耳門開敬則跪迎太祖入
殿明旦西貴集議敬則被白刃在床高跳躍曰

官應處分誰敢作同異者昇明元年三廵身外散
騎常侍輔國將軍驍騎將軍領臨淮太守增封
爲千三百戶知殿內宿衛兵事沈攸之事起進
敬則號冠軍將軍太祖入守朝堂表粲起兵夕
領軍劉韞直閤將軍卜伯興等於宮內相應戒
嚴將發敬則開關掩襲皆殺之殿內竄發盡平
敬則之力也遷右衛將軍常侍加故垣封爲二
千五百戶尋又加五百戶又封敬則子元遷爲
東鄉侯邑三百七十戶齊臺建爲中領軍太祖

將受禪於官薦爲太極殿柱徒帝欲避去不許
出宮遜位明日當臨軒帝又逃宮內敬則將舉兵
迎帝啓壁令出帝拍敬則手曰必無過慮當餉
輔國十萬錢建元元年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
都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軍事平北將軍南兗
州刺史封尋陽郡公邑三千戶加敬則妻懷氏
爵爲尋陽國夫人二年進號安北將軍虜寇淮
泗敬則恐委鎮還都百姓皆驚散奔走上以其
功臣不問以爲都官尚書撫軍尋遷使持節散

騎常侍安東將軍吳興太守郡舊多剽掠有下
數歲小兒於路取遺物殺之以殉自此道不拾遺
郡無劫盜又錄得一偷召其親屬於前鞭之令
偷身長掃街路久之乃令偷舉舊偷自代請偷
恐爲其所識皆逃走境內以清出行從市過見
屠肉祈歎曰吳興昔無此杆是我少時在此所
作也遷護軍將軍常侍如故以家爲府三年以
改葬去職詔贈敬則母尋陽公國太夫人改授
侍中加將軍將軍太祖遺詔敬則以本官領丹陽
尋遷爲侍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會稽東陽新
安臨海永嘉五郡軍事鎮東將軍會稽太守永
明二年給鼓吹一部會土邊帶湖海民丁無土
庶皆保塘役敬則以功力有餘悉評斂爲錢送
臺庫以爲便宜上許之竟陵王子良啓曰伏尋
三吳內地國之關輔百度所資民庶彫流日有
困殆蠶農罕獲饑寒尤甚富者稍增其饒貧者
轉鍾其弊可爲痛心難以辭盡頃錢貴物賤殆
於兼倍凡在觸類莫不如茲稼穡難劬斛直豈

穡籽勤苦四穀三百所以然者實亦有由年
歲調既有定期僮卹所上咸是見直東間錢
剪鑿鮮復完者公家所受必須負大以兩代
一困於所買鞭捶質數系益致無聊臣昔忝會稽
粗閑物俗塘丁所上本不入官良由陂湖宜壅
橋路須通均夫訂直民自為用若甲分毀壞則
年一脩改若乙限堅完則終歲無役今郡通課
此直悉以還臺租賦之外更生一調致令塘路
崩蕪湖源泄散官民損政實此為劇建元初

膏游竟軍用殷

浙東五郡丁稅一千乃有餘

賣妻兒以充此限

路愁窮不可聞見所通尚

多收上事絕臣登

啓聞即蒙蠲原而此年租

課三分通一明知

足擾民實自弊國愚謂塘

丁一條宜還復舊

在所通卹優量原除凡應受

錢不限大小仍令

在所折市布帛若民有雜物

是軍國所須者聽

隨價准直不必其應送錢於

公不虧其用在私

宜荷其渥昔晉民初遷江左

草創絹布所直十

倍於今賦調多少因時增減

末初中官布一匹直錢一千而民間所輸聽爲
九百漸及元嘉物價以轉賤私貨則束直六千官
受則匹准五百所以宜欲優民必爲降落今人富
好布匹堪百餘其四氏所送猶依舊制昔爲刻士
悉爲刻下氓庶空儉豈不由之救民拯溺莫過
減時和歲稔尚爾虛乏儻值水旱寧可執念
且一京熾強實基三輔東都全國是賴三河歷
代皆同古今一揆在所以歿裁足自供府州方
山以東漢學朝廷屢平夫股賦要重不可不郵

宜蒙寬政少加優養略其目前小利取其長
久大益無患民貨不殷國計不自也宗臣重
寄咸云利國竊如愚管未見可安上不納三年
進號征東將軍宋廣州刺史王翬異之子妾路氏
剛暴數殺婢翼之子法明告敬則敬則付山陰
獄殺之路氏家訐爲有司所奏山陰法令劉岱坐
棄市刑敬則入朝上謂敬則曰人人命至重是誰
下意殺之都不啓聞敬則曰是臣愚意臣知何
物科法見背後有卽便言應得殺人劉岱亦引

罪上乃赦之敬則免官以公領郡明年遷侍中
中軍將軍尋與王儉俱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
儉既固讓敬則亦不即受七年出為使持節散
騎常侍都督豫州郢州之西陽司州之汝南二
郡軍事征西大將軍豫州刺史開府如故進號
驃騎十一年遷司空常侍如故世祖崩遺詔改
加侍中高宗輔政密有廢立意後昌元年出敬
則為使持節都督會稽東陽臨海四郡軍事
郡軍事會稽太守本官如故海陵王立進位太

尉敬則名位雖達不以富貴自遇之危拱傍
不嘗坐接士庶皆吳語而殷勤因悉初為散騎
使虜於北館種楊柳後貞外郎唐長耀北使還
敬則問我管種楊柳樹今若大小長耀曰虜中
以為甘棠敬則笑而不答世祖御座賦詩敬則
執紙曰臣幾落此奴度內世祖問此何言敬則
曰臣若知書不過作尚書都令史耳那得今日
敬則雖不大識書而性甚整肅臨州郡令省事
讀辭下教判決皆不失理明帝即位進大司馬

增邑千戶臺使拜授日兩大漢法敬則文武皆
失色一客在傍曰公由來如此者拜丹陽吳興
時亦然敬則大悅曰我宿命應得兩乃列羽儀
備朝服道引出聽事拜受意猶不自得吐舌又
之至事竟帝既多殺害敬則自以名尚武舊臣心
懷憂恐帝雖外厚其禮而內相疑也備數訪問敬
則飲食體幹堪宜聞其衰老且以居內地故得
少安三年中遣蕭坦之將齋仗五百人行武進
陵敬則諸子在都憂怖無計上知之遣敬則世

子仲雄入東安慰之仲雄善彈琴當時新絕江
左有蔡邕焦尾琴在主人衣庫上敕五日一給仲雄
仲雄於御前鼓琴作懊儂曲歌曰常歎負情儂
郎今果行許帝愈猜愧永泰元年帝疾屢經危
殆以張瓌為平東將軍吳郡太守置兵佐密防
敬則內外傳言當有異處分敬則聞之竊曰東
今有誰祇是欲平我耳諸子怖懼第五子幼隆
遣正員將軍徐嶽密以情告徐州行事謝朓為
計若同者當往報敬則朓執嶽馳啓之敬則城

局參軍徐庶家在京口其子密以報庶庶以告
敬則五官三公林公林敬則族子常所委信公林
勸敬則急送啓賜兒死單舟星夜還都敬則令
司馬張思祖草啓既而曰若爾諸郎在都要應
有信且忍一夕其夜呼僚佐文武擣蒲賭錢謂
衆曰卿諸人欲令我作何計莫敢先答防閣下
興懷曰官祇應作耳敬則不作聲明旦召山陰
令王詢臺侍御史鍾離祖願敬則橫刀跂坐問
詢等發丁可得幾人傅康見有幾錢物詢答

卒不可上祖

類稱傳物多未輸入敬則怒

出斬之王公林

又諫敬則曰官是事皆可悔

惟此事不可上啓詎不更思敬則唾其面曰小

子我作事何關汝小子乃起兵上詔曰謝朓啓

事騰徐獄列如右

王敬則稟所實凶猾本謝人網

直以宋季多艱頗公有膂力之用驅將人所至遂

并榮顯皇運啟事甚少預聞未議功非匡國賞實

震主爵冠執珪身歿衣衾故以風雅作刺縉紳

側目而溪谷易為血隴梟難改猜心內駭醜辭外

布永明之朝履霜者漸隆昌之世堅冰將著從容附會朕有力焉及在京歷惟新推誠盡禮中使相望軒冕成陰廼嫌跡愈興禍圖茲構收合亡命結黨聚羣外候邊警內伺國隙元遷兄弟中萃淵藪姦契潛通將謀竊發朮即姻家嶽又邑子取據匪他昭然以信方邵之美未聞薛彭之疊已積此而可容孰寄刑典便可即遣收掩肅明國憲大辟所加其又子而已凡諸註誤一從蕩滌收敬則子負外世雄記室參軍李哲大

子洗馬幼隆太子舍人少安等於宅殺之長子黃門郎元遷為寧朔將軍領千人於徐州擊虜敕徐州刺史徐玄慶殺之敬則招集配衣二三日便發欲劫前中書令何胤還為尚書令長史王弄璋司馬張思祖止之乃率實甲萬人過浙江謂思祖曰應須作檄思祖曰公今自還朝何用作此敬則乃止朝廷遣輔國將軍前軍司馬左興盛後軍將軍直閣將軍崔恭祖輔國將軍劉山陽龍驤將軍直閣將軍馬軍主胡松三千

餘人築壘於曲阿長岡右僕射沈文季為持節
都督屯湖頭備京口路敬則舊將舉事百姓擔
篙荷鍤隨逐之十餘万众至晉陵南沙人范脩
化殺縣令公上延孫以應之敬則至武進陵口
慟哭乘肩輿而前遇興盛山陽二砦盡力攻之
興盛使軍人遙告敬則曰公兒死已盡公持許
底作官軍不敵欲退而圍不開各死戰胡松領
馬軍突其後白丁無器仗皆驚散敬則軍大敗
敬則索馬再上不得上興盛軍客袁文曠斬之

傳首是時上疾已篤敬則倉卒東赴朝廷震懼
東昏侯在東宮議欲叛使人上屋望見征虜亭
失火謂敬則至急壯不欲走有告敬則者敬則曰
檀公三十六策走且上計汝父子唯應急走耳
敬則之來聲勢甚盛裁少日而敗時年七十餘
封左興盛新吳縣男崔恭祖遂興縣男劉山陽
湘陰縣男胡松沙咀縣男各四百戶賞平敬則
也又贈公上延孫勇射聲校尉
陳顯達南彭城人也宋孝武世為張之別軍幢

主景和中以勞歷使使太始初以軍主隸徐州
刺史劉懷珍北征累至東海王板行參軍負外
郎太始四年封彭澤縣子邑三百戶歷馬頭義
陽二郡太守羽林監濮陽太守隸太祖討桂陽
賊於新亭壘劉叨大桁敗賊進杜姥宅及休範
死太祖欲還衛宮城或諫太祖曰桂陽雖死賊
黨猶熾人情難固不可輕動太祖乃止遣顯達
率司空參軍高敬祖自查浦渡淮緣石頭北道
入承明門屯東堂呂昂恐動得顯達乃至稍定

顯達出杜姥宅大戰破賊矢中左眼拔箭而鏃
不出地黃村潘嫗善禁先以釘釘柱嫗禹步作
氣釘即時出乃禁顯達目中鏃出之封豐城縣
侯邑千戶轉游擊將軍尋爲使持節督廣交
越三州湘州之廣興軍事輔國將軍平越中郎
將廣州刺史進號冠軍軍沈攸之事起顯達遣軍
援臺長史到遁司馬諸葛導謂顯達曰沈攸之
擁衆百萬勝負之勢未可知不如保境蓄衆分
遣信驛密通彼此顯達於座手斬之遣表疏歸

心太祖進使持節左將軍軍至巴丘而沈攸之
平除散騎常侍左衛將軍轉前將軍太祖太尉
左司馬齊臺建爲散騎常侍左衛將軍領衛尉
太祖即位遷中護軍增邑千六百戶轉護軍將
軍顯達啓讓上答曰朝廷爵人以序卿忠發萬
里信誓如期雖屠城殄國之勲無以相加此而
不賞典章何在若必未宜爾吾終不妄授於卿
數士意同家人豈止於君臣邪過明與王李俱
祇召也上即位後御膳不宰牲顯達上熊丞一
盤上即以充飯建元二年虜寇壽陽淮南江北
百姓搔動上以顯達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
南兗兗徐青冀五州諸軍事平北將軍南兗州
刺史之鎮虜退上敕顯達曰虜經破散後當無
復犯關理但國家邊防自應過存備豫宋元嘉
二十七年後江夏王作南兗徙鎮盱眙沈司空
亦以孝建初鎮彼政當以淮上要於廣陵耳卿
謂前代此處分云何今僉議皆云卿應據彼地
吾未能決乃當以擾動文武爲勞若是公計不

得憚之事竟不行遷都督益寧二州軍事安西
將軍益州刺史領宋寧太守持節常侍如故世
祖即位進號鎮西益部山險多不賓服大度村
獠前後刺史不能制顯達追使責其租賦獠帥
曰兩眼刺史尚不敢調我遂殺其使顯達分部
將吏聲將出獵夜住襲之男女無少長皆斬之
自此山夷震服廣漢賊司馬龍駒據郡反顯達
又討平之永明二年徵爲侍中護軍將軍顯達
累任在外經太祖之憂及見世祖流涕悲咽上
亦泣心甚嘉之五年荒人相天生自稱拓玄宗
族與雍司二州界蠻虜相扇動據南陽故城上
遣顯達假節率征虜將軍戴僧靜等水軍向宛
葉雍司衆軍授顯達節度天生率虜衆萬餘人
攻舞陰舞陰戍主輔國將軍殷公愍擊殺其副
張麒麟天生被瘡退走仍以顯達爲使持節散
騎常侍都督雍梁南北秦郢州之竟陵司州之
隨郡軍事鎮北將軍領寧蠻校尉雍州刺史顯
達進據舞陽城遣僧靜等先進與天生及虜再

戰大破之官軍還數月大生復出政舞陰殷公
愍破之天生還竄荒中萃城平民曰土三城賊
稍稍降散八年進號征北將軍其年仍遷侍中
鎮軍將軍尋加中領軍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
都督江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江州刺史給鼓
吹一部顯達謙厚有智計自以人微位重每遷
官常有愧懼之色有子十餘人誠之曰我本志
不及汝此等勿以富貴陵人家旣豪富諸子與
王敬則諸兒竝精車牛麗服飾當世快牛欄陳

世子青王三郎烏呂文顯折角江瞿曇白鼻顯
達謂其子曰塵尾扇是王謝家許汝不須捉此
自逐十一年秋虜動詔屯樊城世祖遺詔即本
號開府儀同三司隆昌元年遷侍中車騎將軍
開府如故置兵佐豫廢鬱林之勳延興元年爲
司空進爵公增邑千戶甲仗五十人入殿高宗
即位進太尉侍中如故改封鄱陽郡公邑三千
戶加兵二百人給油絡車建武二年虜攻徐司
詔顯達出頓往來新亭白下以爲聲勢上欲悉

除高武諸孫微言問顯達答曰此等豈足介慮
 上乃止顯達建武世心懷不安深自貶匿車乘
 朽故道從鹵簿皆用羸小不過十數人侍宴酒
 後啓上曰臣年已老富貴已足唯少枕枕死特
 就陛下乞之上失色曰公醉矣以年禮告退不
 許是時虜頻寇雍州衆軍不捷失沔北五郡未
 泰元年乃遣顯達北討詔曰晉氏中微宋德將
 謝蕃臣外叛要荒內侮天未悔禍左衽亂華巢
 穴神州道移年載朕嗣膺景業踵武前王靜言

隆慶意以區夏但多難南夷因化整美浴典師擾

衆非政所先用哉遠圖權緩北略北異戎夷知義

懷我好音而凶醜剽狡專事侵涼疆一扇異類蟻

聚西偏乘彼自來之資撫其天亡之會軍無再

驚焉民不重勞傳檄以定三秦一麾而臣禹迹在

此舉矣且中原士庶久望皇威乞師請援結軌

馳道信不可失時豈終朝宜分命六嶽因茲大

號信中大尉顯達可斬是輟槐陰指授以羣帥中外

纂嚴加顯達使持節向襄陽永元二年顯達督

平北將軍崔慧景眾軍四萬圍高平鄉界馬圈
城去襄陽三百里攻之四十日虜食盡敢死人肉
及樹皮外圍既急虜突走斬獲千計官軍競取
城中絹不復窮追顯達入據其城進軍主莊丘
景進取南鄉縣故從陽郡治也虜主元宏自領
千餘萬騎奄至顯達引軍渡水西據鷹子山築
城人情沮敗虜兵甚急軍主崔恭祖胡松以烏
布幔盛顯達數人檐之逕道從分磧山出均水
雲軍緣道奔退死者三萬餘人左軍將張干

戰死追贈游擊將軍顯達素有名著於蠻虜
至是大損喪焉御史中丞范岫奏免顯達官朝
議優詔谷二昔衛霍出塞往往無功馮鄩即入關
有時虧喪況公規謨肅舉期寄兼深見可知難
無損威略方振遠圖廓清朝土雖執憲自有常非
所得議顯達表解職不許求降號又不許可以顯
達為都督江州軍事江州刺史鎮益城上討節本
官如故初三王敬則事起始安王遙光廢明帝慮
顯達為變欲追軍遠事尋平乃寢顯達少懷危

怖及東民皆立彌不樂還京師得此授甚言皇帝加
領江南大將軍給三望車顯達聞京師大相殺
戮人知待孝嗣等皆死傳聞當遣兵龍之州顯
達惟禍十一月十五日舉兵令長史庾弘遠守司馬
徐虎龍與朝貴書曰諸君足下我太祖高皇帝
窳習自天超人作聖屬彼宋季綱紀自頓應禪
從已違此基業世祖武皇帝昭略通遠克纂洪
嗣四國龍吟二河靜塵鬱鬱林海陵頓孤負荷明
帝英聖紹建中興至平後志行悖三才琴橫凶
席繡積麻筵淫犯先宮穢典闔闔皇陛爲市廛
之所雕房起征戰之門任非華尚寵必寒廝江
僕射兄弟忠言屬薦正諫繁興覆族之誅於斯
而至故乃犇噬之刑四剝於海路家門之墮一起
於中都蕭劉二領軍竝升御座共稟遺詔宗戚
之苦諒不足談涓陽之悲何辜至此徐司空歷
葉忠榮清簡流世匡翼之功未著傾宗之罰已
彰沈僕射年在懸車將念机杖歡歌園藪絕影
朝門忽招陵上之罰何方古之傷哉遂使紫臺

之路絕縉紳之儔纓組之閣罷金張之胤悲哉
蟬冕爲賤寵之服嗚呼皇陛列劫豎之坐且天
人同怨乾象變錯往歲三州流血今者五地日
動昔漢池異色胥王因之見廢吳郡暫震步生
以爲姦倖况事隆於往怪豐倍於前虐此而未
廢孰不可興王僕射王領軍崔護軍中維簡正
逆念剖心蕭衛尉蔡詹事沈左衛各負良家共
傷時嶮先朝遺舊志在名節同列丹書要同義
舉建安殿下秀德冲遠寔允神器昏明之舉往

聖流言今忝役戎驅亟請乞路須京塵一靜西
迎大駕歌舞太平不亦佳哉裴豫州宿遣誠言
久懷慷慨計其勁兵已登淮路申司州志節堅
明分見迎合摠勸偏率殿我而進蕭雍州房僧
寄竝已纂邁旌鼓將及南兗州司馬崔恭祖壯
烈超群嘉驛屢至所聽烽謀共成脣齒荆郢行
事蕭張二賢莫不案劍飡風橫戈待節關畿蕃
守之儔孰非義侶我太尉公體道合聖杖德脩
文神武橫於七伐雄略震於九綱是乃從彼英

序還抗社稷本欲鳴笳細錫無勞戈刃但忠黨
有心節義難遣信次之間森然十萬飛旂咽於
九派列艦迷於三川此蓋捧海澆螢烈火消凍
耳吾子其擇善而從之無令竹帛空爲後人笑
也朝廷遣後軍將軍胡松驍騎將軍李叔獻
水軍據梁山左衛將軍左興盛假節加征虜
將軍督前鋒軍事屯新亭輔國將軍驍騎將
軍徐世標領兵屯杜姥宅顯達率衆數千人發
尋陽與胡松戰於採石大破之京邑震恐十二

月十三日顯達至新林築城壘左興盛率衆軍
爲拒戰之計其夜顯達多置屯火於岸側潛軍
渡取石頭北上襲營城遇風失曉十四日平旦
數千人登落星岡新亭軍均王火謂顯達猶在旣
而奔歸赴救屯城南宮掖大駭閉閉守備顯達
馬稍從步軍數百人於西洲前與臺軍戰再合
大勝于衆數人稍折官軍繼至顯達不能抗退
走至西州從烏榜村爲騎官趙潭注稍刺落馬
斬之於籬側血涌於前籬似淳于伯之被刑也時

年七十二顯達在江州遇疾不治尋而自差意甚不悅是冬連大雪梟首於朱雀而雪不集之諸子皆伏誅

史臣曰光武功臣所以能終其身名者非唯不任職事亦以繼奉明章心尊正嫡君安乎上臣習乎下王陳拔迹奮飛則建元永明之運身極鼎將則建武永元之朝勲非往時位踰管等禮授雖重情分不交加以主猜政亂危亡慮及舉手扞頭人思自免干戈旣用誠淪犯上之跡敵

國起於同舟況又踈於此者也

贊曰糾糾敬則臨難不惑功成殿寢誅我螫賊顯達孤根應義南蕃威揚寵盛鼎食高門三虧河充陳挫襄樊

列傳第七

南齊書二十六

列傳第八

南齊書

臣並庸

子顯

撰

劉懷珍

李安民

王文載

弟文選

劉懷珍字道玉平原人漢膠東康王後也祖昶
宋武帝平齊以為青州治中至負外常侍伯父
奉伯宋世為陳南頓二郡太守懷珍幼隨奉伯
至壽陽豫州刺史趙伯符出獵百姓聚觀懷珍

獨避不視奉伯異之曰此兒方興吾宗本州屏
主簿元嘉二十八年亡命司馬順則聚黨策揚
州遣懷珍將數千人掩討平之宋文帝召問破
賊事狀懷珍讓功不肯當親人怪問焉懷珍曰
昔國子尼恥陳河間之級吾豈能論邦域之捷
哉時人稱之江夏王義恭出坐嶼盱眙道遇懷珍
以應對見重取為驃騎長兼曹行參軍尋除
振武將軍長廣太守孝建初為義恭大司馬參
軍高祖將軍懷珍北州舊姓附設積啓上門
生千人充宿衛孝武大敬馬召取青冀豪家私附
得數千人士人怨之隨府轉太宰參軍大明二
年虜圍泗口城青州刺史顏師伯請援孝武遣
懷珍將步騎數千赴之於麋溝湖與虜戰破之
城拜建武將軍樂陵河間二郡太守賜爵廣晉
縣侯明年懷珍啓求還孝武荅曰邊維須才未
宜陳請竟陵王誕反郡豪民王弼勸懷珍應之
懷珍斬弼以聞孝武大喜除豫章王子尚車騎
參軍加龍驤將軍泰始初除寧朔將軍東安東

亮二郡太守率龍驤將軍王敬則美產步騎五千討壽陽廬江太守王仲子南奔賊遣僞廬江太守劉道蔚五千人頓建武澗築三城懷珍遣軍主段僧愛等馬步三百餘人掩擊斬之引軍至晉熙僞太守閻湛拒守劉子勛遣將王仲蚪步卒萬人救之懷珍遣馬步三千人襲擊仲蚪大破之於莫邪山遂進屯壽陽又遣王敬則破駁瑛將劉從等四壘於橫塘死虎懷珍等乘勝遂進頓壽春長邏門宋明帝嘉其功除羽林監屯

騎校尉將軍如故懷珍請先平賊辭讓不受建安王休仁濃湖與賊相持久未決明帝召懷珍還拜前將軍加輔國將軍領軍向青山助擊劉胡事平除游擊將軍輔國將軍如故青州刺史沈文秀拒命明帝遺其弟文炳宣喻使懷珍領馬步三千人隨文炳俱行未至薛安都引虜徐充已沒張永沈攸之於彭城大敗勅懷珍步從盱眙自淮陰蒞淮救永等而官軍爲虜所逐相繼奔歸懷珍乃還二年春救懷珍權鎮山陽先

是明帝遣青州刺史明僧暲北征僧暲遣將於
王城築壘以逼沈文秀漸壁未立爲文秀所破
仍進攻僧暲帝使懷珍率龍驤將軍王廣之五
百騎步卒二千人泅海救援至東海而僧暲已
退保東萊懷珍進據朐城衆心恐懼或欲且保
郁州懷珍謂血衣曰卿等傳文秀厚賂胡師規爲
外援察其徒尚黑何能必就左衽齊士庶見於民
義積業聲介一馳東萊可飛書而下何容阻軍
緩邁止於此邪遂進至黔陬僞高密平昌二郡

太守潰走懷珍達朝廷意送致文炳文秀不
從命焚燒鄆邑百姓聞懷珍至皆喜僞長廣太
守劉桃根領數十人戍不其城懷珍引軍次洋
水泉皆曰文秀今遊騎境內宜堅壁伺隙懷珍
曰今衆少糧單我懸彼固政宜簡精銳掩其不
備耳遣王廣之將百騎龍襲陷其城桃根走僞東
萊太守鞠延僧數百人據城劫留高麗獻使懷
珍又遣寧朔將軍明慶符與廣之擊降延僧遣
高麗使詣京師文秀聞諸城皆敗乃遣使張靈

頃請降懷珍乃還其秋虜遂侵圍歷城梁鄒
二城游騎至東陽擾動百姓冀州刺史崔道固
兖州刺史劉休賓告急休賓懷珍從弟也朝廷
以懷珍為使持節都督徐兖二州軍事輔國將
軍平胡中郎將徐州刺史封艾縣侯邑四百戶
督水步四十餘軍赴救二城既沒乃止改授寧
朔將軍晉陵太守轉巴陵王征西司馬領南義
陽太守建平王景素為荊州仍徙石軍司馬遷
南郡太守加寧朔將軍明帝手詔懷珍曰卿性

忠謹平所葬賴在汝與年少共事不可深存愛益
景素而乃佳但不能接物頗亦墮事卿每諫之
懷珍奉旨帝寢疾又詔懷珍曰卿不應乃作景
素佐才進旨所寄今徵卿參二德直會帝崩乃
為安成王撫軍司馬領南高平太守朝廷疑桂
陽王休範中書舍人道隆旨旨以懷珍為冠軍
將軍豫章太守懷珍曰休範雖有禍萌安敢使
殺若終為寇必請奉律吞之今者賜使恐成猜
迫固請不就乃除黃門郎領虎賁中郎將軍

大中正桂陽反加懷珍前將軍守石頭為使持節督豫司二州郢州之西陽軍事冠軍將軍豫州刺史文建平王景素反懷珍遣子靈哲領兵赴京師昇明元年進號征虜將軍沈攸之在荆楚朝議疑惑懷珍遣穴從僕射張護使郢致誠於世祖并陳計策及攸之起兵衆謂當沿流直下懷珍謂僚佐曰攸之矜躁夙著虐加楚服必當阻兵中流聲劫幼主不敢長驅決勝明矣遣子靈哲領馬步數十人衛京師攸之遣使許天保

說結懷珍懷珍斬之送首於太祖太祖送示攸之進號左將軍徙封中宿縣侯增邑六百戶攸之圍郢城懷珍遣建寧太守張謨游擊將軍裴仲穆蠻漢軍萬人出西陽破賊前鋒公孫方平軍數千人收其器甲進平南將軍增督南豫北徐二州增邑為千口初孝武世太祖為舍人懷珍為直閤相遇早舊懷珍後還青州上有白驄馬齿人不可騎送與懷珍別懷珍報上曰匹絹或謂懷珍曰蕭君此馬不中騎是以與君耳君

報百匹不亦多乎懷珍曰蕭若局量堂堂寧
應負人此綰吾方欲以身名託之豈計錢物多
少太祖輔政以懷珍內資未多二年冬徵為都
官尚書領前軍將軍以第四子寧朔將軍晃代
為豫州刺史或疑懷珍不受代太祖曰我布衣
時懷珍便推懷投款況在今日寧當有異是癸
經日而疑論不止上乃遣軍主房靈民領百騎
追送晃謂靈民曰論者謂懷珍必有異同我期
之有素必不應爾卿是其鄉里故遣卿行非唯

衛新亦以迎故也懷珍還仍授相國右司馬建
元元年轉左衛將軍加給事中改雷城侯遷三
百戶明年加散騎常侍虜寇淮肥以本官知平
西將軍假節西屯巢湖為壽春執力援虜退乃還
懷珍年老以禁旅辛勤求為閑職轉光祿大夫
常侍如故其冬虜寇胸山授使持節安北將軍
本官如故領兵救援未至事寧解安北持節四
年疾篤上表解職上優詔答許別量所授其夏
卒年六十三遺言薄葬世祖追贈散騎常侍鎮

比將軍雍州刺史諡曰敬侯子靈哲字文明解
褐王國常侍行參軍尚書直郎齊臺步兵校尉
建元初歷寧朔將軍臨川王前軍諮議廬陵內
史齊郡太守前軍將軍靈哲所生母嘗病靈哲
射百祈禱夢見黃衣老公曰可取南山竹筍食之
疾立可愈靈哲驚覺如言而疾瘳孀母崔氏及
兄亦景煥泰始中沒虜靈哲為布衣不聽樂及
懷珍卒當襲爵靈哲固辭以兄子在虜中存亡
未測無容越當茅土朝廷義之靈哲傾產私贖
嫡母及景煥累年不能得行世祖哀之念北使告
虜王虜主送以還南襲懷珍封爵靈哲永明初
歷護軍長史東中郎諮議領中直兵出為寧朔
將軍巴西梓潼土郡太守西陽王左軍司馬隆
昌元年卒年四十九

李安民蘭陵承人也祖嶷衛軍參軍父欽之殿
中將軍補薛令安民隨父之縣元嘉二十七年沒
虜率部曲自拔南歸太祖初逆使安民領支軍
降義師板建威將軍補魯爽左軍及爽反安民

通還京師除領軍行參軍遷左衛殿中將軍大明中虜侵徐充以安民爲建威府司馬無監令除殿中將軍領軍討漢川互整賊晉安王子勳反明帝除安民武衛將軍領水軍補建安王司徒城局參軍擊赭圻湖白荻浦獺窟皆捷除積射將軍軍主張興世據錢溪糧盡爲賊所逼安民率舟乘數百越賊五城送米與興世爲軍主沈仲王張引軍自饋口欲斷江安民進軍合戰破之又擊鵲尾江城皆有功事平明帝大會

新亭勞接諸軍主樽蒲官賭安民五擲皆盧帝大驚自安民曰卿面方如田封侯狀也安民少時貧窶妻有一人從門過相之曰君後當大富貴與天子交手共戲至是安民尋此人不知所在從張永沈攸之討薛安都於彭城軍敗安民在後拒戰還保下邳除寧朔將軍戍淮陽城論饋口所封邵武縣子食邑四百戶復隨吳喜沈攸之擊虜達睢口戰敗還保宿豫淮北旣沒明帝敕留安民戍泗水城除寧朔將軍冗從僕射戍泗口

領軍緣淮游防至壽春虜遣僞長社公連營
士師寇汝陰豫州刺史劉勳擊退之虜荆亭
成三乞奴棄城歸降安民率水軍攻前破荆
亭虜去津逕遷寧朔將軍冠軍司馬廣陵太守
行南兖州事太祖在淮安民遙相結事明帝以
爲疑徙安民爲劉韞冠軍司馬寧遠將軍京兆
太守又除寧朔將軍司州刺史領襄陽太守竝
不拜重除本職又不拜改授寧朔將軍山陽太
守泰始末淮北民起義欲南歸以安民督前鋒

軍事又請授授不克還除越騎校尉復爲寧朔
將軍山陽太守三巴擾亂太守張澹棄涪城走
以安民假節都督討蜀軍事輔師將軍五僚亂
漢中敕安民回軍至魏興事寧遠至夏口元徽
初除督司州軍事司州刺史領襄陽太守假節
將軍如故別敕安民曰九江須防邊備宜重今
有此授以增鄢郢之勢無所致辭也及桂陽王
休範起事安民出頓遣軍援京師徵左將軍加
給事中建平王景素作難冠軍黃回游擊將軍

高道慶輔國將軍曹欣之等皆密遣致誠而游擊將軍高道慶領衆出討太祖慮其有變使安民及南豫州刺史段佛榮行以防之安民至京破景素軍於葛橋景素誅留安民行南徐州事城局參軍王迥素為安民所親盜絹二匹安民流涕謂之曰我與卿契闊備嘗今日犯王法此乃卿負我也於軍門斬之厚為斂祭靈府皆震服授冠軍將軍驍衛將軍不拜轉征虜將軍東中郎司馬行會稽郡事安民將東太祖與別宴

語留日夜安民密陳宋運將盡曆數有歸蒼梧縱虐太祖憂迫無計安民白太祖欲於東奉江夏王躋起兵太祖不許乃止蒼梧廢太祖徵安民為使持節督北討軍事冠軍將軍南兗州刺史沈攸之反太祖召安民以本官鎮白下治城隍加征虜將軍進軍西討又進前將軍行至益城沈攸之平仍授督郢州司州之義陽諸軍事郢州刺史持節將軍如故昇明三年遷左衛將軍領衛尉太祖即位為中領軍封康樂侯邑

千戶宋泰始以來內外頗有賊寇將帥已下各
募部曲屯聚京師安民上表陳之以爲自非淮
北常備其外餘軍悉皆輸遣若親近宜立隨身
者聽限人數上納之故詔斷衆募時王敬則以
勳誠見親至於家國密事上唯與安民論議謂
安民曰署事有卿名我便不復細覽也尋爲領
軍將軍虜寇壽春至馬頭詔安民出征加鼓吹
一部虜退安民泚淮進壽春先是宋世亡命王
元初聚黨六合山潛號自云垂手過滕州郡

不能擒積十餘年安民遣軍偵候生禽元初斬
建康市加散騎常侍其年虜又南侵詔安民持
節履行緣淮清泗諸戍屯軍虜攻胸山連口用
城安民頓泗口分軍應赴三年引水步軍入清
於淮陽與虜戰破之虜退安民知有伏兵乃遣
族弟馬軍主長二百騎爲前驅自與軍副周
盤龍崔文仲係其後分軍隱林及長文至宿豫
虜見衆少數千騎遮之長文且退且戰引賊向
大軍安民率盤龍等趨兵至合戰於孫溪渚戰

父鸞側虜軍大敗赴清水死不可勝數虜遣其
菟頭公送攻車材至布丘左軍將軍孫文顯擊
破走之燒其車材淮北四州聞太祖受命咸欲
南歸至是徐州人桓標之兗州人徐猛子等合
義眾數萬柴險求援太祖詔曰青徐泗州義舉
雲集安民可長轡遐馭指授羣帥安民赴救留
遲虜急兵攻標之等皆沒上甚責之太祖崩遺
詔加侍中世祖即位遷撫軍將軍丹陽尹永明
二年遷尚書左僕射將軍如故安民時屢啓密

謀非一見賞又善結尚書人主儉故世傳儉啓有此
授尋上表以年疾求退改授散騎常侍金此系光
祿大夫將軍如故四年為安東將軍吳興太守
常侍如故卒官年五十八賜錢十萬布百匹吳
興有項羽神護郡聽事太守不得上太守到郡
必須祀以輓下午安氏奉佛法不與神牛箸履
上聽事又於聽上八關齋儀而牛死葬廟側令
呼為李公牛冢及安民卒世以神為祟詔曰安
民歷位內外庸績顯著忠亮之誠每簡朕心數

政近畿方申任寄奄至殞喪痛傷三懷贈鎮東
將軍鼓吹一部常侍太守如故諡曰肅侯

王玄載字彥休下邳人也祖宰僞北地太守父
蕤東莞太守玄載解褐江夏王國侍郎太宰行
參軍泰始初為長水校尉隨張永征彭城高澄
大敗玄載全軍據下邳城拒虜假冠軍將軍官
軍新敗人情恐駭以玄載士望板為徐州刺史
持節監徐州豫州梁郡軍事寧朔將軍平胡空
郎將尋又領山陽東海二郡太守五年督青兗

州刺史將軍東海郡如故七年復為徐州督
徐兗二州鍾離太守將軍郎將如故遷左軍將
軍仍為寧朔將軍歷陽太守改持節都督二豫
冠軍將軍南豫州刺史太守如故遷撫軍司馬
出為持節督梁南北秦三州軍事冠軍將軍西
戎校尉梁秦二州刺史進號征虜將軍尋徙督
益寧二州益州刺史建寧太守將軍持節如故
沈攸之難玄載起義送誠進號後軍將軍封鄂
縣子徵散騎常侍領後軍未拜建元元年為左

民尚書鄂縣子如故曾虜動南兖州刺史王敬
則奔京師上遣玄載領廣陵加平北將軍假節
行南兖州事本官如故事寧為光祿大夫員外
散騎常侍永明四年為持節監兖州緣淮討軍
重平北將軍兖州刺史六年卒時年七十六諡
簡子玄載夷雅好文言脩士操在梁益有清績
世川至今思之從弟玄謨子瞻宋明帝世為黃
門郎素輕世祖世祖時在大牀寢瞻謂豫章王曰帳
中物亦復隨人寢與世祖相銜之亦官形色建元元年

為是官將軍永嘉太守請闕跪拜不如儀為守
者所列有司以啓世祖世祖召瞻入東宮仍送
府廷尉殺之遣左右口啓上曰父辱子死王瞻
傲視朝廷臣輒以收治太祖曰語郎此何足計
既聞瞻已死乃默無言瞻兄寬宋世與瞻並為
方伯至是瞻雖坐事而寬位待如舊也寬泰始
初為隨郡值西方反父玄謨在都寬棄郡歸明
帝加賞使隨張永討薛安都寬辭以母猶存在
西為賊所執請得西行遂襲破隨郡斬偽太守

聖師念拔其母事平明帝嘉之使圖畫寬形建
元初為散騎常侍光祿大夫領前軍將軍永明
元年為大常坐於宅殺牛免官後為光祿大夫
三年卒

玄載弟玄邈字彥遠初為驃騎行軍參軍太子
左積弩將軍射聲校尉泰始初遷輔國將軍清
江廣平二郡太守幽州刺史青州刺史沈文秀
反玄邈欲向朝廷慮見掩襲乃詣文秀求安軍
頓文秀令頓城外玄邈即立營壘至夜攻軍南

奔近義比曉文秀追不復及

帝以為持節都

督青州刺史將軍如故太

平鎮淮陰安帝

所疑

遣書結玄邈玄邈長史房叔安勸玄邈不

相答和罷州還太祖以經途人安之玄邈雖許

既而嚴軍直過還都啟帝稱太祖有異謀太祖

不恨也昇明中太祖引為驃騎司馬冠軍將軍

太山太守玄邈甚懼而太祖待之如初遷散騎

常侍驍騎將軍冠軍如故出為持節都督梁南

秦二州軍事征虜將軍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

刺史兄弟同時爲方伯封河陽縣侯建元元年
進號右將軍侯如故亡命李烏奴作亂梁部降
白馬戍玄邈率東從七八百人討之不克慮不
自保乃使人僞降烏奴告之曰王使君兵衆羸
弱棄仗妾於城內攜愛妾二人去已數日矣烏
奴喜輕兵襲州城玄邈設伏擊破之烏奴挺身
走太祖聞之曰玄邈果不負吾意遇也還爲征
虜將軍長沙王後軍司馬南東海太守遷都官
尚書世祖即位轉石將軍玄邈嘗主大尉司馬出

爲冠軍將軍臨川侯秩中二千石遷爲前軍
司侯司馬散騎常侍太子左率永明七年爲持
節都督兗州緣淮軍事平北將軍兗州刺史未
之任轉六司馬加後將軍八年轉太常遷散騎
常侍右衛將軍出爲持節監徐州軍事北平將
軍徐州刺史十一年建康蓮華寺道人釋法智與
州民周盤龍等作亂四百人夜攻州城西門登
梯上城射殺城局參軍唐穎遂入城內軍主秋
虎徐思慶董文定等拒戰至曉玄邈率百餘人

登城便門奮擊生擒法智盤龍等玄邈坐免官
鬱林即位授撫軍將軍遷使持節安西將軍歷
陽南譙二郡太守延興元年加散騎常侍尋轉
中護軍高宗使玄邈往江州殺晉安王子懋玄
邈苦辭不行及遣王廣之往廣陵取安陸王子
敬玄邈不得已奉旨給鼓吹置佐建武元年遷
持節都督南兗徐青冀五州軍事北平將軍
南兗州刺史轉護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四年卒
年七十二贈安北將軍雍州刺史諡曰壯侯同

又和宗鎮北大將軍仲德兄孫也景和中

陽王昶征北府主簿昶於彭城奔虜部曲
取文和獨送至界上昶謂之曰諸人皆去公卿

有老母何不去邪文和乃去昇明中爲巴陵內
史沈攸之事起文和斬其使馳白世祖告變棄
郡奔郢城永明中歷青冀兗益四州刺史平北
將軍

史臣曰宋氏將季離亂日北家懷逐鹿人有異
圖故蕃岳阻兵之機州郡觀釁之會此數子皆

官將舊勳與公程比肩為方伯年位高下或為
先輩而薦誠君側奉義萬里以此知樂推之非
妄信民心之有歸文載兄弟門從世秉誠烈不
為道家所忌斯今之耿氏也

贊曰霄城報馬分義先推靈塔

李佐東土謀發六機王為清政

簡朕早肯同歸

列傳第八

列傳第九

南齊書二十八

臣蕭子顯撰

崔祖思

劉善明

蘇侃

垣榮祖

崔祖思字敬元清河東武城人崔琰七世孫也

祖諱宋冀州刺史父僧護州秀才祖思少有志

氣好讀書史初州辟主簿陞刺史劉懷珍於堯

廟祠神廟有蘇侯像懷珍晉堯聖人而與雜神
為列欲去之何如祖思曰蘇峻今日可謂四凶
之一也懷珍遂令除諸雜神太祖在淮陰祖思
聞風自結為上輔國主簿甚見親待參豫謀議
除奉朝請安成王撫軍行參軍真外正真郎冀
州中正宋朝初議封太祖為梁公祖思啓太祖
曰讖書云金刀利刃齊刈之今宜稱齊實應天
命從之轉為相國從事中郎遷齊國內史建元
元年轉長兼給事黃門侍郎上初即位祖思啓

陳政事曰禮法者人倫之襟冕帝王之樞柄自
古開物成務必以教學為先世不習學民忘志
義悖競因斯而興禍亂是焉而作故篤俗昌治
莫先道教不但以夷禍革慮儉泰移業今無負
之官空受祿力三載無考績之効九年闕登黜
之序國儲以之虛匱民力為之凋散能否無章
涇渭混流宜大廟之南引脩文序司農以比廣
開武校臺州國限外之職問其所樂依方課習
各盡其能月供僮幹如先充給若有廢隋遺還

故郡殊經竒藝待以不次士脩其業必有異等
民識其利能無勉勵又曰漢文集上書囊以為
殿帷身衣弋綈以五帛帶劔慎夫人衣不曳地惜
中民十家之產不為露臺劉備取帳鈎銅鑄錢
以充國用魏武遣文卓帳婢十人東阿婦以繡
衣賜死王景興以浙米見謂宋武節儉過人張
妃房唯碧綃紗幬三齊苮席五盞盤桃花米飯
殷仲文勸令玄田伎答云我不解聲仲文曰但畜
自解又答畏解故不畜歷觀帝王未嘗不以約

素興後麗亡也伏惟陛下體唐成儉踵虞為撲
寢殿則素木卑構簋器則陶瓢充御瓊簪玉筋
碎以為塵珍裘繡服焚之如草斯實風高上代
民偃下世矣然教信雖孚氓深未革宜加甄明
以速歸厚詳察朝士有柴車蓬館高以殊等雕
墻華輪卑其稱謂馳禽以羔色長違清編嗜音酣
酒守官不徒物識義方且懼且勸則調風變俗
不俟終日又曰憲律之重由來尚矣故曹參云
齊唯以獄市為寄餘無所立口路温舒言秦有十

失其一向在治獄之吏口定也是宜清置廷尉茂
簡三官寺丞獄主彌重其選 研習律令刪繁
苛詔獄及兩縣一月三訊觀 貌察情欺枉必達
使明慎用刑無忝大易之寧 大不經靡愧同書漢
來治律有家子孫竝世其坐 不聚徒講授至數百
人故張子二氏絜譽宣之 世陳郭兩族流稱
武明之朝決獄無冤而父曰 杖衣尚槐衮相親
傳輝今廷尉律生乃今 史明戶族非咸弘庭缺
于訓刑之不措抑此之由如 詳擇篤之士使

言律令之書簡有徵擢為廷尉僚屬者宜三

而不一夫其績鮮矣廢其職而欲善其事未之若

也若劉累傳守其業庖人不足龍肝之饌斷可

知矣又曰樂者動天地感鬼神正情性立人倫

其義大矣按前漢編戶千萬太樂伶官方六百

二十九人孔光等奏罷不合經法者四百四十

一人正樂定員唯置二百八十八人今戶口不

能百萬而太樂雅鄭元徽時校試十有餘人後

堂雜伎不在其數糜廢力役傷敗風俗今欲撥

邪歸道莫若罷雜伎王庭唯置鍾簋羽戚登
而已如此則官充給養國反淳風矣又曰論儒
者以德化為本談法者以刻削為體道教治世
之梁肉刑憲亂世之藥石故以教化比雨露名
法方風霜是以有恥且格敬讓之樞紐今行禁
正為國之關鍵然則天下治者賞罰而已矣賞
不事豐所病於不均罰不在重所困於下當如
令甲勲少乙功多賞甲而捨乙天下必有不勸
矣丙罪重丁背輕罰丁而赦丙天下必有不悛矣

是賞罰空行無當乎勸沮將令見罰者寵習之
臣受賞者仇讎之士戮一人而萬國懼賞匹夫
而四海悅又曰籍稅以厚國國虛民貧廣田以
實廩國富民贍堯舜用天之儲實極懷山之數
湯憑分地之積積以昧於流金之運近代魏置典農
而中都足食豈日開以賴而汴河委儲今將掃闢
咸華題鏤龍漢宜館佃役敷農開田廣稼時罷山
池之威禁深抑豪心之薰擅則兵民優贍可以
出師又曰古者左史一記言右史記事故君舉必

書盡直筆而不汚上無妄動知如絲之成綸令
者著作之官起居而已述事之徒褒諛為體世
無董狐書法必隱上時闕南史直筆未聞又廢諫
官聽納靡依雖課下勸朝僚徵訪窮與莫若推舉
質直職思其真大越任干事在言為難當官而
行處辭或易物議既以無言望已已亦當以吞
默慙人中丞雖謝咸玄未有全廢劾簡廷尉誠
非釋之寧容都無訊牒故知與其謬人寧不廢
職目前之明効也漢徵貢禹為諫大夫失言先策

夏侯勝狂直拘繫出補諷職伐柯非遐行之即善
又曰天地無心賦氣自均寧得誕秀往古而獨殺
寥一代將在知與不知用與不用耳夫有賢而不
知知賢而不用用賢而不委委賢而不信此四
者古今之通患也今誠重郭隗而招劇辛任鮑
叔以求夷吾則天下之士不待召而自至矣上
優詔報答尋遷寧朔將軍冠軍司馬領齊郡太
守本官如故是冬虜動遷冠軍將軍守屯淮
上二年進號征虜將軍守屯如故仍遷假節督

言冀二州刺史將軍如故少時卒上歎曰我方欲用桓思不幸可惜詔賜錢三萬布五十匹祖思宗人文仲初辟州從事秦始初為薛安都平北主簿拔難歸國元徽初從太社於新亭拒桂陽賊著誠効除游擊將軍汝攸之事起助豫章王鎮東府歷驃騎諮議出為徐州刺史建元初封建陽縣子三百戶二年盧武鍾離仲文擊之又遣軍主崔孝伯等過淮攻拔虜荏眉度杜武薛陶令或主龍信侯度及為陽平太守

德濩陽令王明時虜攻殺馬頭太守劉從上曰破荏眉足相補文仲又遣軍主陳靖攻虜竹邑戍主白仲都又遣軍主崔延叔攻偽淮陽太守梁惡竝殺之三年淮北義民桓嘉磔於抱犢國與虜戰大破之仲文馳啓上敕曰北間起義者衆深恐良會不再至卿善獎沛中人若能一時擗袂當遣一佳將直入也文仲在政為百姓所憚除黃門郎領越騎校尉改封隨縣嘗獻太祖纆繫繩一於上為納受永明元年為太子左率累

至征虜將軍冠軍司馬汝陰太守四年卒贈
將軍徐州刺史謚襄子

劉善明平原人鎮北將軍懷珍族弟也父懷民
宋世爲齊北海二郡太守元嘉末青州飢荒
相食善明家有積粟躬食糲粥開倉以救鄉里
多獲全濟百姓呼其家田爲續命田少而譁
讀書刺史杜驥聞名候之辭不相見年四十刺
史劉道隆辟爲治中從事父懷民謂善明日我
已知汝立身復欲見汝立官也善明應聲初舉

秀才宋孝武見其對策強直甚異之泰始初
州刺史薛安都反青州刺史沈文秀應之時州
治東陽城善明家在郭內不能自拔伯父禰之
詭說文秀求自効文秀使領軍主張靈慶等五
千援安都彌之出門密謂部曲曰始免禍坑矣
行至下邳起義背文秀善明從伯懷恭爲北海
太守據郡相應善明密契收集門宗部曲得三
千人夜斬關奔北海族兄乘民又聚衆渤海以
應朝廷而彌之尋爲薛安都所殺明帝贈輔國

將軍青州刺史以乘民爲寧朔將軍冀州刺史
善明爲寧朔長史北海太守除尚書金部郎乘
民病卒仍以善明爲綏遠將軍冀州刺史文秀
旣降除善明爲屯騎校尉出爲海陵太守郡境
邊海無樹不善明課民種榆櫛雜菓遂獲其利
還爲後軍將軍直閣吾年青州沒虜善明母陷
北虜移置桑乾善明布衣蔬食哀戚如持喪明
帝每見爲之歎息時人稱之轉寧朔將軍已西
梓潼二郡太守善明以母在虜中不願西行涕

泣固請許朝廷多哀善明心事尤微初遣北
使朝燕不善明舉人善明舉州鄉北平四郡紹使
虜贖得母還幼主新立羣公秉政善明獨結事
太祖委身歸誠二年出爲輔國將軍西海太守
行青冀二州刺史至鎮表請北伐朝議不同善
明從弟僧副與善明俱知名於州里泰始初虜
慕容淮北僧副將部曲二千人東依海島太祖在
淮陰壯其所爲召與相見引至安成三撫軍參
軍蒼梧肆暴太祖憂恐常令僧副微行伺察聲

論使僧副密告善明及東海太守垣崇祖曰多
人見勸北固廣陵恐一旦動足非為長策今秋
風行起卿若能與垣東海微共動虜則我諸計
可立善明日宋氏將亡愚智所辨故胡虜
反為公患公神武世出唯當靜以待之因機奮
發功業自定不可遠去根本自貽猖蹶遣部曲
健兒數十人隨僧副還詣領府太祖納之蒼梧
廢徵善明為冠軍將軍太祖驃騎諮議南東海
太守行南徐州事沈攸之反太祖深以為憂善

明獻計曰沈攸之控引八州縱情蓄歛收眾聚
騎營造舟仗苞藏賊志於焉十年性既險躁才
非持重而起逆累旬遲回不進豈應有所待也
一則闇於兵機二則人情離怨三則有掣肘之
患四則天奪其魄本慮其剽勇長於一戰疑其
輕速掩襲未備今六師齊奮諸侯同舉昔謝
晦失理不鬪自潰盧龍乖道雖衆何施且袁粲
劉乘賊之根本根本既滅枝葉豈久此是已籠
之鳥耳事平太祖召善明還都謂之曰卿策沈

攸之雖復張良陳平適如此耳仍遷散騎常侍
領長水校尉黃門郎領後軍將軍太尉右司馬
齊臺達爲右衛將軍辭疾不拜司空褚淵謂善
明曰高尚之事乃卿從來素意今朝廷方相委
待詎得便學松喬邪善明曰我本無官情旣逢
知己所以勦力驅馳願在申志今天地廓清朝
盈濟濟鄙懷旣申不敢昧於富貴矣太祖踐阼
以善明勲誠欲與善明祿名謂之曰淮南近畿
國之形勢自非親賢不使居之卿爲我卧治也代

高士不爲征虜將軍淮南宣城二郡太守遣使拜
授封縣塗伯邑五百戶善明至郡上表陳事曰
周以三聖相資再駕乃就漢值海內無主累弊
方登魏挾立行今實踰二紀晉廢立持權遂歷
四世皇祚攸集如此之難者也陛下疑暉自天
昭湛神極睿周萬品道洽無垠故能高嘯閑軒
鯨鯢自翦垂拱雲帟九服載晏靡一戰之勞無
半辰之棘包池江海籠苑嵩岱神祇樂推普天
歸奉二三年間允膺寶命胄臨皇曆正位宸居

開闢以來未有若斯之盛者也夫常勝者無憂
恒成者好怠故雖休勿休姬旦作誥安不忘危
尼父垂範今皇運草創萬化始基乘宋季業政
多澆苛億兆倒懸仰齊蘇振臣早蒙殊養志翰
肝血徒有其誠曾闕埃露夙宵慙戰如墜淵谷
不識忌諱謹陳由忍管賢言芻蕘伏待斧鉞所陳
事凡十一條其一以為天地開創人神慶仰宜
存問遠方宣廣嘉澤其二以為京師浩大遠近
所歸宜遣醫藥問問疾苦年九十以上及六疾

不能自治者隨宜量賜其三以為宋氏赦公蒙
原者實愚謂下赦書宜令事實相副其四以為
匈奴未滅劉昶猶存秋風揚塵容能送死境上
諸城宜應嚴備特簡雄略以待事機資實所須
皆宜豫辦其五以為宜除宋氏大明太始以來
諸苛政細制以崇簡易其六以為凡諸土木之
費且可權停其七以為帝子王姬宜崇儉約其
八以為宜詔百官及府州郡縣各貢讜言以弘
唐虞之美其九以為忠貞孝悌宜擢以殊禮請

發苦節應授以民政其十以為革命惟始天地
大慶宜時擇才辨北使匈奴其十一以為交州
慶會要荒之表宋末政苛遂至怨叛今大化創
始宜懷以恩德未應遠勞將士搖動邊氓且彼
之所出唯有珠寶實非聖朝所須之急討伐之事
請宜且停又撰賢命聖雜語奏之託以諷諫
答
京省所獻雜語列聖之明規眾智之深軌卿

昭淵誠肅著
陽明表陳宣

明守宰賞曰訓立學校制齊禮廣開
館以接荒
民上又答曰具卿忠謹之懷夫賞曰訓以徵守宰
飾館以待遐荒比日古之善政吾所宜勉更撰新
禮或非易制國學之美已敕公卿宣陽明公敕
停寡德多闕思復有聞善明身長七尺九寸質
素不好聲色所居茅齊芥木而已牀榻机案亦未
加刻削少與崔祖思友善祖思出為青冀二州
善明遺書曰昔時之遊于今邈矣或攜手春林
或負杖秋澗逐清風於林杪追素月於園垂如

何故人但落殆盡足下方擁旄北服吾剖竹南
甸相去千里間以江山人生如寄來不會何時嘗
覽書史數千年來略在眼中矣歷代參差萬理
同異夫龍虎風雲之契亂極必夷之幾古今豈
殊此實一揆日者沈攸之擁長蛇於外祭秉欽識
所祖唯有京鎮創為聖基遂乃擢吾為首佐授
吾以大郡付吾關中委吾留任既一辦有抽劔
兩城之用梗架寒旗之能徒以擊斬所小知名參
佐命常心朝雨踏一下深恩不酬夏憂深責重轉不

可據還視生世倍無次緒藿羹布被猶篤鄙
好惡色憎聲暮齡尤甚出蕃不與台輔別入國
不與公卿遊孤立天地之間無猜無託唯知奉
主以忠事親以孝臨民以潔居家以儉足下今
鳴笳舊鄉衣繡故國宋季荼毒之悲已蒙蘇秦
河朔倒懸之苦方須救拔遣遊辯之士為鄉導
之使輕裝啓行經營舊壤今泗上歸業稷下還
風君欲誰讓邪聊送諸心敬申貧贈達元二年
卒年四十九遺命薄殯贈錢三萬布五十匹又

詔曰善明忠誠夙亮幹力兼宣豫經夷隄勤績
昭著不幸殞喪痛悼于懷贈左將軍豫州刺史
謚烈伯子滌嗣善明家無遺儲唯有書八千卷
太祖聞其清貧賜滌家葛塘屯穀五百斛善明
從弟僧副官至前將軍封豐陽男三百戶永明
四年爲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卒

蘇侃字休烈武邑人也祖護本郡太守父端州
治中侃涉獵書傳出身正員將軍補長城令薛
安都反引侃爲其府參軍使掌書記安都降虜

侃自拔南歸除積射將軍遇次相在淮上便自
委結上鎮淮陰以侃詳密取爲冠軍錄事參軍
是時張永沈攸之反後新失淮北始遣上北戍
不滿千人每歲秋冬間邊淮騷動恒恐虜至上
廣遣偵候安集荒餘又營繕城府上在兵中久見
疑於時乃作塞客吟以喻志曰寶緯紊宗神經
越序德晦河晉力宣江楚雲雷北壯天山懸武
直髮指秦關凝精越漢渚秋風起寒草衰鷓鴣
思邊馬悲平原千里顧但見轉蓬飛星嚴海

月澈河明清輝映幕素液凝庭金茄夜厲羽轄
晨征幹晴潭而悵泗榭松洲而悼情蘭涵風而
瀉豔菊籠泉而散英曲繞首燕之歎吹軫絕越
之聲欬園琴之孤弄想庭藿之餘馨青關望斷
白日西斜恬源靚霧壟首暉霞戒旋鷁躍還波
情綿綿而方遠思裊裊而遂多粵擊秦中之筑
因為塞上之歌歌曰朝發兮江泉日夕兮陵山
驚颿兮澗汨淮流兮滄浚胡埃兮雲聚楚旂兮
星懸愁壙兮思宇惻愴兮何言定寰中之逸壘

審雕陵之迷泉悟樊籠之或累悵遐心以栖玄
偃幸上此旨更自勤勵委以府事深見知待元
徽初巴西人李承明作亂太祖議遣侯銜便慰
勞還除羽林監加建武將軍桂陽之難上復以
侯為平南錄事領軍主從頓新亭使分金銀賦
賜諸將事寧除步兵校尉出為綏虜將軍出陽
太守清脩有治理百姓懷之進號龍驤將軍除
前軍將軍沈攸之事起除侯游擊將軍遷太祖
驃騎諮議領錄事除黃門郎復為太祖太尉諮

議侃事上既久備悉起居乃與丘巨源撰蕭太尉記載上征伐之功以功封新建縣侯五百戶齊臺建為黃門郎領射聲校尉任以心膂上即位保撰聖皇瑞命記一卷奏之建元元年卒年五十三上惜之甚至追贈輔國將軍梁南秦二州刺史謚質侯弟烈字休文初為東莞令張鎮軍中兵累至山陽太守寧朔將軍游擊將軍素粲起事太祖先遣烈助防城仍隨諸將平石頭封吉陽縣男建元中為假黃門四州軍

事巴州刺史巴東太守寧朔將軍如故永明中至平西司馬陳留太守卒官

桓榮祖字華先下邳人五兵尚書崇祖從父兄也父諒之宋北中郎府參軍榮祖少學騎馬及射或謂之曰武事可畏何不學書榮祖曰昔曹操曹丕上馬橫槊下馬談論此於天下可不負飲食矣君輩無自全之伎何異犬羊乎宋孝建中州辟主簿後軍參軍伯父豫州刺史護之子襲祖為淮陽太守宋孝武以事從之嶺南護之不食

而死帝疾篤又遣使殺龔襲祖龔襲祖臨死與榮祖
誓曰弟常勸我危行三孫今果敗矣明帝初即
位四方反除榮祖冗從僕射遣還徐州說刺史
薛安都曰天之所廢誰能興之使君今不同八
百諸侯如民所見非計中也安都曰天命有在今
京都無百里地莫論攻圍取勝自可拍手笑殺且
我不欲負孝武榮祖曰孝武之行足致餘殃今
雖天下雷同正是速死無能為也安都曰不知
諸人云何我不畏此大蹄馬在近急便作計榮
祖被拘不得還因收集部曲為安都將領假署
冠軍將軍安都引虜入彭城榮祖攜家屬南奔
朐山虜遣騎追之不及榮祖懼得罪乃逃遁淮
上太祖在淮陰榮祖歸附上保持之及明帝崩
太祖書送榮祖詣僕射褚淵除寧朔將軍東海
太守淵謂之曰蕭公稱卿幹略故以此郡相處
榮祖善彈彈鳥毛盡而鳥不死海鶴書拜榮祖
登城西樓彈之無不折翅而下除晉熙王征虜
安成王車騎中兵左軍將軍元徽末太祖欲渡

廣陵榮祖諫曰領府去臺百步公上人豈不知
若單行輕騎廣陵人一旦閉門不相受公欲何
之公今動足下牀便恐即有扣臺至門者公事去
矣及蒼梧廢除寧朔將軍淮南太守進輔國將
軍除游擊將軍太祖驃騎諮議輔國將軍西中
郎司馬汝陰太守除冠軍將軍給事中驍騎將
軍預佐命勳封將樂縣子二百戶以其祖舊封
封之出為持節督青冀二州刺史冠軍如故遷
黃門郎永明二年為冠軍將軍尋陽相南新蔡

太守作大形棺材盛伏使鄉人田天生王道期
載渡江北監奴有罪出口之有司奏免官削爵付
東治案驗無實見原為安陸王平西諮議帶江
陵令仍遷司馬河東內中遷持節督緣淮諸軍
事冠軍將軍兗州刺史入領東平太守兗州大中
正巴東王于響言事方鎮皆啓稱子響言為逆榮祖
曰此非所宜言政應三劉寅等孤負恩將大逼迫
已東使至於此時諸言不得通事平後上乃
省視以榮祖為知言八年卒年五十七子閔宋

云建初為威遠將軍汝南新蔡太守據梁山拒
丞相義宣賊以功封西都縣子累遷龍驤將軍
司州刺史義嘉事起明帝使闕出守盱眙領兵
北討薛道樹破之封鄉木鄉縣男三百戶昇明初
為散騎常侍領長水校尉與豫章王對直殿省
遷右衛將軍太祖即位以心誠封爵如舊加給
車中領驍騎將軍累遷至光祿大夫年七十
宋明五年卒諡定公梁祖從弟歷生亦為驍
騎將軍宋泰始初薛安都反以女婿裴祖隆為
下邳太守歷生時請假還此謀殺祖隆奉城應
朝廷事發奔走歷管太子石率性苛且不好行鞭
捶與始安王遙光同反伏誅

史臣曰太祖作牧進空始基霸業恩威此被感
動三齊青冀豪右崔劉望族先覩人雄希風結
義夫諫江都之略似任光之言雖議不獨與
成合契蓋帷幙之臣也

贊曰淮鎮北州獲在崔劉獻書上議帝念忠謀
假泰潛躍皇瑞是鳩始方帶礪削免虛尤

列傳第九

南齊書二十八

列傳第十

南齊書二十九

臣

周

子顯

撰

呂安國 全景文

周山圖

周盤龍

王廣之

呂安國廣陵廣陵人也宋

明末安國以將領

見任隱重有幹局為劉劭

稱泰始二年勅征

房琰於壽春安國以建威將

甲為勅軍副衆軍

擊破琰長史杜叔寶軍於橫

石安國抄斷賊糧

道燒其運車多所傷殺琰衆

不退勳遣安國追

之先至壽春琰閉門自守安國

與輔國將軍垣

閔屯據城南於是衆軍繼至

國勳第一封彭

澤縣男未拜明年改封鍾

加邑為四百戶

崇至寧朔將軍義陽太守四

改封湘南縣

男虜陷汝南司州失守以安國

督司州諸軍

事寧朔將軍司州刺史六年義

立州治仍領

義陽太守稍遷右軍將軍假輔

將軍之

將軍三年出為持節都督青兗冀

蓬諸軍事輔師將軍兗州刺史明年進號冠軍

將軍還為游擊將軍加散騎常侍征虜將軍沈

依之事起太祖以安國為湘州刺史征虜將軍

如故先是王蘊罷州南中郎將南陽王翽未之

值蘊寧朔長史庾佩玉權行州事朝廷先遣南

中郎將中兵參軍臨湘令韓幼宗領軍防州

佩玉難二人各相疑阻佩玉輒殺幼宗

...

軍黃回至鄂州遣軍主任侯伯行湘州事又蔡
王侯伯與回同軍素祭謀石頭事回今侯伯
水軍乘船往赴會衆軍已至不得入太祖令安
國三鎮收侯伯誅之尋進號前將軍太元元年
遣爵增邑六百戶轉右衛將軍加給事中二年
虜寇邊上遣安國出司州安集民戶詔曰律司
之間涼雜繁廣宜益加區判定其隸屬參註兩
刑事無專任安國可暫往經理以本官便持節
檢別諸軍北討事以義陽西關虜未至國

移沁河口以侯應接改封湘鄉世祖即以授使
持節散騎常侍平西將軍司州刺史領我陽太
守文明二年徙都督南兖州刺史徐青童五州諸軍
事平北將軍南兖州刺史仍為都督湘州刺史
四年湘川蠻動安國督州兵討之有疾懇為光
祿大夫加散騎常侍安國欣有文授謂其子曰
汝後勿作袴褶驅使單衣猶恨不稱當為朱衣
官也上遣中書舍人茹法亮敕安國曰吾恐但憂
卿疾病應有所須勿致難也明年遷都官還回書

領太子左率六年遷領軍將軍安國累居盛則率在朝以宿舊見遇尋遷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兖州中正給扶上又敕茹法亮曰吾見呂安國疾狀自不宜勞且脚中既恒惡扶人至吾目前於禮整殊成有虧吾難救之其人甚諱病卿可作私意向其若好差不復須扶人依例入幸勿牽劬八年卒年六十四贈使持節鎮北將軍南兖州刺史常侍如故給鼓吹一部諡肅侯時舊將帥又傳其善文字其法必有氣力與沈

攸之同載出都引奔牛埭於岸上息有人相之君等皆方伯人行當富貴也景文謂攸之曰富貴或可一人耳今言皆然此殆妄言也景文仍得將領爲軍主孝建初爲竟陵王驃騎行參軍以功封漢水侯除貞外郎積射將軍泰始二年爲假節寧朔將軍宄從僕射軍主隨前將軍劉亮討破東賊於晉陵除長水校尉假輔國將軍北討薛索兒於破釜領水軍斷賊糧運仍隨太祖於葛冢石梁再戰皆有功南賊相持未決敕

景文隸劉亮拒劉胡攻圍力戰身被數十創除
前軍將軍封孝寧縣侯邑六百戶除寧朔將軍
游擊將軍假輔師將軍高平太守鎮軍安西二
府司馬驍騎將軍元徽末出爲南豫州刺史歷
陽太守輔國將軍如故遷征虜將軍南琅邪濟
陰二郡太守雷主尋加散騎常侍建元元年以
不預佐命國除授南琅邪太守常侍將軍如故
遷光祿大夫征虜將軍臨川王征西司馬南郡太
守還累遷爲給事中光祿大夫永明九年卒

周山圖字季寂義興義鄉人也少貧微傭書自
業有氣幹爲吳郡丞百陵防郡隊主宋孝武伐太
初山圖豫勳賜爵關中侯兗州刺史沈僧榮鎮
瑕丘與山圖有舊以爲已建武府參軍竟陵王
誕據廣陵反僧榮遣山圖領二百人詣沈慶之
受節度事平論勳爲中書舍人戴明寶所抑泰
始初爲殿中將軍四方反叛僕射王或舉山圖
將領呼與語甚悅由以領百舸爲前驅舉軍主佞
長生等攻破賊湖白赭圻一城除貞外郎加振武

將軍豫平濃湖追賊至西陽還明帝賞之賜苑
西宅一區鎮軍將軍張永征薛安都於彭城山
圖領二千人迎運石武原爲虜騎所追合戰多
所傷殺虜圍轉急山圖據城自固然後更結陣
死戰突圍出虜披靡不能禁衆稱其勇呼爲武
原將及永軍大敗山圖收散卒得千餘人守下
邳城還除給事中宄從僕射直閣將軍山圖好
酒多失明帝數加怒誚後遂自攻出爲錢唐新
城戍是時豫州淮西地新沒虜更於歷陽立鎮

五年以山圖爲龍驤將軍歷陽令領兵守城初
臨海亡命田流自號東海王逃窟會稽鄞縣邊
海山台中立屯營分布粟害官軍不能討明帝
直後聞人龍襲說降之授流龍驤將軍流受命
黨與出行達溥鹽放兵大掠而反是冬殺鄞
人馱東境大震六年敕山圖將兵東屯浹口
言設壽寧流爲其副既而擊所殺別帥杜連梅洛
生各擁衆自守至明年山圖分兵掩討皆平之
豫章賊張鳳聚衆康樂山斷江劫抄臺軍主李

雙蔡保數遣軍攻之連年不禽至是軍主毛寄
生與鳳戰於豫章江大敗明帝復遣山圖討之
山圖至先羸兵偃衆遣幢主龐嗣厚遺鳳要出
言衆聽以兵自衛鳳信之行至望蔡山圖設伏
兵於水側擊斬鳳首衆百餘人東首降除寧朔
將軍連只及主山圖遏漣水築西城斷虜騎路
并以漑田元微三年遷步之兵校尉加建武將軍
轉督高平下邳淮陽淮西四郡諸軍事寧朔將
軍淮南太守盜發桓温塚太后復寶物客籍獨取以

遺山圖山圖不受簿以還官遷左中郎將太祖
輔政山圖密啓曰沈攸之久有異圖公宜深為
之備太祖笑而納之武陟王贊為郢州太祖令
山圖領兵衛送世祖與晉曰熙王變自郢下以山
圖為後防攸之事起世祖為西討都督啓山圖
為軍副世祖留據益城衆議以益城城小難固
不如還都山圖曰今據中流為四方勢援大眾
致力川岳可為城隍小事不足難也世祖使城
局參軍劉比自陳淵委山圖固以處分事山圖斷取

行旅船板以造樓櫓立水柵旬日皆辦世祖甚嘉之授前軍將軍加寧朔將軍進號輔國將軍收之攻郢城世祖令山圖量其形勢山圖曰收之見與隣鄉亟同征伐悉其為人性度險刻無以結固士心如頓兵堅城之下適所以為離散之漸耳收之既敗平西將軍黃回乘輕舸從白服百餘人在軍前下緣流叫盆城中恐須臾知是回凱歸乃安世祖謂山圖曰周公前言可謂明於見事矣還都太祖遣山圖領部曲鎮京城鎮戍諸軍悉受節度遷游擊將軍輔國如故建元元年封廣晉縣男邑三百戶山圖為假節督兗青冀三州徐州東海朐山軍事寧朔將軍兗州刺史百姓附之二年進號輔國將軍其秋虜動上策虜必不出淮陰乃敕山圖曰知卿綏邊撫戎甚有次第應變策略悉以相委恐列醜未必能送死卿丈夫無可藉手耳虜果寇朐山為元玄度盧紹之所破虜於淮陽是時淮北四州起義上使山圖自淮入清倍道應赴敕山圖

白鄉當盡相帥馭理毋存全重天下事唯同心
方山岳可摧然用兵當使背後無憂慮若後冷
然無橫來處閉目痛打無不摧碎吾政應鑄金
成勳耳若不藉此平四州非丈夫也努丸
運勿令他人得上功會義衆已爲虜所沒山
三百家還淮陰表移東海郡治漣口又於
立陽平郡皆見納世祖踐阼遷竟陵三鎮
焉帶南平昌太守將軍如故以盆城之舊
其首親信義鄉縣長風廟神姓鄧統

經爲縣令死遂發靈山圖啓乞加神位輔國將
軍上答曰足狗肉便了事何用階級爲轉黃門
郎領羽林四相且衛山圖於新林立野舍晨夜
往還上謂之曰卿罷萬人都督而輕行郊外自
今往野可以仗身自隨以備不虞及疾上手敕
參問遣醫給藥永明元年卒年六十四詔賜朝
服一具衣一龍衣

周盤龍北蘭陵蘭陵人也宋世土斷屬東平郡
盤龍膽氣過人尤便弓馬泰始初隨軍討赭圻

賊躬自鬪戰陷陣先登累至龍驤將軍積射將軍封晉安縣子邑四百戶元徽二年桂陽賊起盤龍時為穴從僕射騎官主領馬軍主隨太祖頓新亭與屯驤校尉黃回出城南與賊對陣尋引還城中合力拒戰事寧徐南東莞太守加前軍將軍稍至驍騎將軍昇明元年出為假節督交廣二州軍事征虜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未之官預平石頭二年沈攸之平司州刺史姚道和懷貳被徵以盤龍督司州軍事司州刺

史假節將軍如故改封沈陽縣太祖即位進號右將軍建元二年虜寇壽春以盤龍為軍主假節助豫州刺史垣崇祖決水漂清盤龍率輔國將軍張倪馬步軍於西澤中奮擊殺傷數萬人獲牛馬輜重上聞之喜詔曰醜虜送死敢寇壽春崇祖盤龍正勤義勇乘機奮雷奮水陸斬擊填川蔽野師不淹晨西蕃尅定斯實將率用命之功文武爭伐之力凡厥勲勤宜特銓序可符列言盤龍愛妾杜氏上送金釵鬪二十枚手救

曰餉周公阿杜轉太子左率改授持節軍主如
故明年虜寇淮陽圍南城先是上遣軍主成買
戍甬城謂人曰我今作甬城戍我兒當得一子或
問其故買曰甬城與虜同岸危險具多我豈
能使虜不敢南向我若不沒虜則應破虜兒
不作孝子便當作世子也至虜圍買數重上遣
領軍將軍李安民爲都督救之敕盤龍曰甬城連口
賊始復進西道便是無賊卿可率馬步下淮陰
就安民軍鍾離船少政可致衣仗數日糧軍人
扶淮步也買與虜拒戰手所傷殺無數

早起平中忽見有數升血其日遂戰死盤龍
奉叔單馬率二百餘人陷陣虜萬餘騎張左右
羽翼圍繞之一騎走還報奉叔已沒盤龍方食素
筋助馳馬奮稍直奔虜素畏盤龍驍名即時披靡
時奉叔已大殺虜得出在外盤龍不知乃衝東
擊西奔南突北賊衆莫敢當奉叔見其父久不
出復躍馬入陣父子兩匹騎縈攬數萬人虜衆
大敗盤龍父子由是名播北國形甚羸訥而臨

軍身果諸將莫遠承明元年遷征虜將軍南琅
邪太守二年遷右衛將軍加給事中五年轉大
司馬加征虜將軍濟陽太守世祖數講武帝令
盤龍領軍校尉騎騁稍後以疾爲光祿大夫三
出爲持節都督兗州緣淮諸軍事平北將軍公
州刺史建爵侯角城戍將張蒲與虜潛相構結
因大雨務乘亂入清中採樵載虜二千餘人藏於
笊下直向城東開防門不禁仍登岸拔白雲門
戊主白玉甫仲賢率軍主益靈寶等二十餘人

於門拒戰斬二人賊衆被創赴水而虜軍馬步
至城外已二千餘人阻塹不得進淮陰軍主王
僧虔等領五百人赴救虜衆乃退坐爲有司所
奏詔白衣領職八座尋奏復位加領東平太守
盤龍表年老才弱不可鎮邊求解職見許還爲
散騎常侍光祿大夫世祖戲之曰卿著貂蟬何
如堯登盤龍曰此貂蟬從堯登中出耳十一年
病卒年七十九贈安北將軍兗州刺史子奉叔
勇力絕人隨盤龍征討所在爲暴掠世祖使領

軍東討唐寓之奉叔畏上威嚴檢勒部下不敢
侵斥爲東宮直閣鬱林在西州奉叔密得自進
及即位與直閣將軍曹道剛爲心膂道剛驍騎
將軍加冠軍將軍奉叔游擊將軍加輔國將軍
並監殿內直衛少日仍遷道剛爲黃門郎高宗
固諫不納奉叔善騎馬帝從其學騎射尤見親
寵得入後宮尋加領淮陵太守兗州中正道剛
加南濮陽太守隆昌元年除黃門郎未拜仍出
爲持節都督青冀二州軍事冠軍將軍青州刺

史時帝謀誅宰輔故出奉叔爲外援除道剛中
軍司馬青冀二州中正本官如故奉叔就帝求
千戶侯許之高宗輔政以爲不可封曲江縣男
三百戶奉叔大怒於衆中攘刀厲目直宗說喻
之乃受奉叔辭畢將之鎮部伍已出高宗慮其
一出不可復制與蕭謚謀稱敕召奉叔於省內
殺之勇士數人拳擊久之乃死啓帝云奉叔慢
朝廷帝不獲已可其奏高宗廢帝之日道剛直
閣省蕭謚先入戶若欲論事兵入隨後奄進以

刀刺之洞胷死同進宮內廢帝奉叔弟世雄永
元中爲西江督護陳顯達事後世雄殺廣州刺
史蕭季敞稱季敞同逆送首京師廣州刺史顏
翻討殺之

王廣之字林之沛郡相人也少好弓馬便捷有
勇力初爲馬隊主宋大明中以功補本縣令殿
中龍驤強弩將軍驃騎中兵南譙太守去泰始初
除寧朔將軍軍二隸寧朔將軍劉懷珍世殷琰
於壽春委將劉從築壘相守臺軍相守移日琰

遣長史社叔寶領五千人運車五百乘援從懷珍
遣廣之及軍主辛慶祖黃回千道連等要擊於
橫塘寶結營拒戰廣之等肉薄攻營自晡至日
沒大敗之殺傷千餘人遂退燒其運車從聞之
棄壘奔走時合肥城反官軍前後受敵都督劉
劭召諸軍主會議廣之曰請得將軍所乘馬往平
之劭以馬與廣之廣之去三日攻剋合肥賊仍隨
懷珍討淮北時明帝遣青州刺史明僧暲北征至
三城爲沈文秀所攻廣之將步騎二千餘人

緣海救之俱引退廣之又進軍襲文秀所
置長廣太守劉桃根桃根棄城走軍還封安
蠻縣子三百戶尋改蒲圻除建威將軍南陽太
守不之官除越騎校尉龍驤將軍鍾離太守遷
爲左軍將軍加寧朔將軍高平太守又除游擊
將軍寧朔如故加給事中冠軍將軍討宋建平
先登京口改封寧都縣子五百戶太祖廢蒼梧
出廣之爲假鄴督徐州軍事徐州刺史鍾離太
守冠軍如故沈攸之事起廣之留京師豫平石

一曰仍從太祖領新守排號征虜將軍太祖詔黃
回區弟馱及從弟馬兄子奴亡逸六祖與庸之
書曰黃回雖有微勲而罪過轉不可容近遂啓
請御大小二輿爲刺史服飾吾乃不惜爲其啓
聞政恐得輿復求畫輪車此外罪不可勝數弟
自悉之今啓依法令廣之於江西搜捕駟等建
元元年爵侯食邑爲千戶轉散騎常侍左軍將
軍北虜動明年詔假廣之節出淮上廣之家在
彭沛啓上求招誘鄉里部曲北取彭城上許之

以廣之爲使持節都督淮北軍事平北將軍徐州刺史廣之引軍過淮無所剋獲坐免官尋除征虜將軍加散騎常侍太子右率世祖即位遷長沙王鎮軍司馬南東海太守司徒司馬尋陽相南新蔡太守安陸王北中郎左軍司馬廣陵太守將軍如故出爲持節都督徐州諸軍事徐州刺史將軍如故還爲光祿大夫左將軍司徒司馬遷右衛將軍轉散騎常侍前將軍世祖見廣之子珍國應堪大用謂廣之曰卿可謂老蚌

也廣之曰臣不以取辭上大笑除游擊將軍不拜十一年虜動假廣之鄴招募隆昌元年遷給事中左衛將軍時豫州刺史崔慧景密與虜通有異志延興元年以廣之爲持節督豫州鄴州之西陽司州之汝南二郡軍事平西將軍豫州刺史預廢鬱林勲增封三百戶高宗誅害諸王遣廣之征安陸王于敬於江陽給鼓吹一部事平仍改授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江州諸軍事鎮南將軍江州刺史進封應城縣公食邑二千戶

建武二年虜圍司州遣廣之持節督司州征討
解圍廣之未至百餘里虜退乃還明年遷侍中
鎮軍將軍給扶四年卒年七十二追贈散騎常
侍車騎將軍諡曰莊公

史臣曰公侯扞城守國之所資也必須文習兵
事非一戰之力安國等致効累朝聲勳克舉竝
識時變咸知附託盤龍驍勇獨冠三軍匈奴之
憚飛將曾不若也壯矣哉

贊曰安國舊將協同遷社同裨九江翊從中夏
盤龍殺敵洞開胡馬廣之末年旌旄驟把

列傳第十

南齊書日二十九

列傳第十一

南齊書三十八

臣蕭

子顯

撰

薛淵

戴僧靜

桓康 尹略

焦度

曹虎

薛淵河東汾陰人也宋徐州刺史安都從子本名道淵避太祖偏諱改安都以彭城降虜親族

皆入北太祖鎮淮陰淵遁來南委身自結果幹
有氣力太祖使領部曲備衛帳內從征伐元徽
末以勲官至輔國將軍右軍將軍驍騎將軍
軍主封竟陵侯沈攸之難起太祖入朝堂豫章
王疑代守東府使淵領軍屯司徒左府分備京
邑素祭據石頭豫章王疑夜登西門遙呼淵淵
驚起率軍赴難先至石頭焚門攻戰事平明日
衆軍還集社姥宅街路皆滿宮門不開太祖登
南掖門樓觀分衆軍各還本頓至食後城門開

淵方得入見太祖且喜且泣太祖即位增邑為二
千五百戶除淮陵太守加寧朔將軍驍騎將軍
如故尋為直閣將軍冠軍將軍仍轉太子左率
虜遣僞將薛道標寇壽春太祖以道標淵之親
道救齊郡太守劉懷慰曰聞道標分明來其見
婦並在都與諸弟無復同生者凡此類無為不
多方候之縱不全信足使豺狼疑惑今為淵書
與道標示購之之意虜得書果追道標遣他將
殺之世祖即位遷左衛將軍初淵南奔母索氏

不得自拔改嫁長安楊氏淵私遣贖梁州刺史崔慧景報淵云索在界首遣信拘引已得拔
華淵表求解職至界上迎之見許改授散騎常
侍征虜將軍淵母南歸事竟無實永明元年淵
上表解職送貂蟬詔曰遠隔殊方聲問難審淵
憂迫之深固辭朝列昔東關舊典猶通婚官况
每出有差音息時至依附前例不容申許便可
斷表速還章服淵以贖母既不得又表陳解職
詔不許後虜使至止為淵致與母書車駕幸安

樂寺淵從駕乘虜橋先是勅羌虜橋不得入伏
為有司所奏免官見原四年出為持節督徐州
諸軍事徐州刺史將軍如故明帝遷右軍司馬
將軍如故轉大司馬濟陽太守將軍如故七年
為給事中右衛將軍以疾解職歸家不能乘車
去車脚使人輦之而去為有司所糾見原八年
為右將軍大司馬領軍討巴東王子響子響軍
主劉超之被捕急以眠褥雜物十餘種賂淵自
逃淵匿之軍中為有司所奏詔原十年為散騎

常侍將軍如故世祖崩朝廷慮虜南寇假淵節
軍主本官如故尋加驍騎將軍假節本官如故
隆昌元年出為持節督司州軍事司州刺史右
將軍如故延興元年進號平北將軍未拜卒明
帝即位方有詔賻錢五萬布五百匹尅日舉哀
戴僧靜會稽永興人也祖飾宋景平中與富陽
孫法先謀亂伏法家口徙青州僧靜少有膽力
便弓馬事刺史沈文秀俱沒虜後將家屬叛還
淮陰太祖撫畜之常在左右僧靜於都載錦出
為歐陽戍所得繫兗州獄太祖遣薛淵餉僧靜
酒食以刀子置魚腹中僧靜與獄吏飲酒既醉
以刀刻械手自折鍊發屋而出歸太祖匿之齋
內以其家貧年給穀千斛虜圍角城遣僧靜戰
盪數捷補帳內軍主隨還京師勲階至積射將
軍羽林監沈攸之事起太祖入朝堂僧靜為軍
主從袁粲據石頭太祖遣僧靜將腹心先至石
頭時蘇烈據倉城僧靜射書與烈夜縋入城粲
登城西南門烈燭火處分臺軍至射之火乃滅

回登東門其黨輔國將軍孫曇瓘驍勇善戰每
盪一合輒大殺傷官軍死者百餘人軍主王天
生殊死拒戰故得相持自亥至丑有流星赤色
照地墜城中僧靜率力攻倉門身先士卒衆潰
僧靜手斬瓘於是外軍燒門入初祭大明中與
蕭惠開周朗同車行逢大桁開駐車共語惠開
取鏡自照曰元年可仕助執鏡良久曰視死如
歸瓘最後曰當至三公而不終也僧靜以功除
前軍將軍寧朔將軍將士戰亡者太祖為歛祭

焉昇明二年除游擊將軍沈攸之平論封諸將
以僧靜為興平縣侯品千戶太祖即位增邑千
二百戶除南濟陰太守本官如故除輔國將軍
改封建昌建元二年遷驍騎將軍加貞外常侍
轉太子左衛率世祖踐阼出為持節督徐州諸
軍事冠軍將軍北徐州刺史買牛給貧民令耕
種甚得荒情遷給事中太子右率尋加通直常
侍永明五年隸護軍陳顯達討荒賊桓天生於
比陽僧靜與平西司馬韓孟度華山太守康元

隆前進未至比陽四十里頓深橋天生引虜步
騎十萬奄至僧靜合戰大破之殺獲萬計天生
退還比陽僧靜進圍之天生軍出城外僧靜又
擊破之天生閉門不復出僧靜力疲乃退除征
虜將軍南中郎司馬淮南太守八年巴東王子
響殺僚佐世祖召僧靜使領軍向江陵僧靜面
啓上曰巴東王年少長史捉之太急忿不思難
故耳天子兒過誤殺人有何大罪今忽遣軍西
上人情惶懼無所不至僧靜不敢奉教上不答

而心善之徙爲廬陵王中軍司馬高平太守將
軍如故九年卒詔曰僧靜志懷貞果誠著艱難
剋歿西塘動彰運始奄歿殯喪惻愴傷懷賻錢
五萬布百匹諡壯侯僧靜同郡餘姚人陳胤叔
本名承叔避宣帝諱改彊辯果捷便刀楯初爲
左夾轂隊將泰始初隨太祖東討遂歸身隨從
征伐小心慎事以功見賞封當陽縣子官至太
子左率啓世祖以鍛箭鏃用鐵多不如鑄作東
晉令張候伯以鑄鏃鈍不合用事不行永明三

卒

相康北蘭陵承人也勇果驍悍宋大明中隨太祖為軍容從世祖在顛縣秦始初世祖起義為郡所執繫眾皆散康裝擔一頭貯穆后一頭貯文惠太子及竟陵王子良自負置山中與門客蕭欣祖楊瑒之臯分喜潛三奴向思奴四十餘人相結破郡獄出世祖郡追急康等死戰破之隨世祖起義摧堅陷陣絕人所經村邑恣行暴害江南人畏之以其小兒畫其形以

辟瘧無不立愈見擢為世祖冠軍府參軍除中將軍武騎常侍出補襄賁令桂陽事起康棄縣還都就太祖會事平除賈外郎元徽五年七月六日夜少帝微行至領軍府帝左右人曰一府人皆眠何不緣牆入帝曰我今夕欲一處作適待明日夜康與太祖所養健兒廬荒向黑於門間聽得其語明夕王敬則將帝首至扣門康謂是變與荒黑曉下拔白兩欲出仍隨入宮太祖鎮東府除康武陵王中兵寧朔將軍帶蘭陵太

守常衛左右太祖誅黃回回時將為南兗州部
曲數千欲收恐為亂名入東府停外齋使康將
數十人數回罪然後殺之回初與屯騎校尉王
宜與同石頭之謀太祖隱其事猶以重兵付回
而配以腹心宜與拳捷善舞刀楯回嘗使十餘
人以水交灑不能算既慮宜與反已乃先撤其
軍將宜與不與回怒不從處分擅斬之諸將
因此白太祖以回握彊兵必遂反覆康請獨往刺
之太祖曰卿等何疑共使無能為也及回被登

車愛妾見亦光冠其頭至足菩提留回不肯止
時人為之語曰欲俯張問相康除後軍將軍直
閣將軍南巡滎陽太守寧朔如故建元元年封吳
平縣伯五百戶轉輔國將軍左軍將軍兼擊將
軍太守如故太祖謂康曰卿隨我日久未得方
伯亦當未解我意政欲與卿先共滅虜耳虜動
遣康行假節尋進冠軍將軍三年春於滎陽與
虜戰大破之進立攻陷虜樊諸城太祖言苦敕康
還淮北義民不剋明年以康為持節督二州冀二

州東徐之東亮琅邪二郡胸山戎比徐之東海
漣口戎諸軍事青冀二州刺史冠軍如故世祖
即位轉驍騎將軍復前軍部其年卒諡曰康昔
預南勳義兼常懷倍深惻愴凶事所須厚加料
理年五十七淮南人尹略少伏事太祖晚習騎
射以便捷見使為將昇明中為虎賁郎越騎
校尉建元初封平國男三百戶永明八年為游
擊將軍討巴東王子淵嘗見害贈輔國將軍梁州
刺史

焦度字文續南安氏人也祖文珪避難至襄陽
宋元嘉中僑立天水郡略陽縣乃屬焉度以歸
國補北館客孝武初青州刺史顏師伯出鎮臺
差度領幢主送之去索虜寇青州師伯遣度領軍
與虜戰於沙溝杜梁度身破陣大捷師伯板為
巴輔國府參軍出勞遣清水公拾遺穀文寇清口
度又領軍救援制虜騎將豹皮公墮馬獲其具
裝鎧稍手殺數十人師伯啓孝武稱度氣力弓
馬竝絕人帝召還充左右見度身形黑壯謂師

伯曰貞健物也除西陽王撫軍長兼行參軍補
晉安王子勛來獻隊主隨鎮江州子勛起兵以
度爲龍驤將軍領三千人爲前鋒屯赭圻每與
吉寧軍戰常自排突所向無不勝事敗逃宮亭湖
中爲寇賊朝廷聞其勇甚憂患之使江州刺史
王景文誘降度等將部曲出首景文以爲己鎮
南參軍尋石中直兵厚待之隨景文還都常在
府州內景文被害夕度大怒勸景文拒命景文
不從明帝下詔知也度武勇補晉熙王變防閣除

初景文還曹行參軍隨鎮夏口武陵王贊代變爲

軍度又仍留鎮爲督前軍沈攸之事起轉度中

直兵加寧朔將軍雷平主太祖又遣使假度輔國

將軍也騎校尉攸之大衆至夏口將直下都留

備兵守郢城而已在於城樓上肆言罵辱攸之

三自發書故攸之奴心改計攻城度親力戰攸之

果受指將登度今招以穢器賊衆不能冒至今

以此樓爲焦度樓事單度功居多轉後軍將軍封

夏首縣二東宮直閣將軍爲人朴澀欲就太祖

末謂比及見意色甚

變竟不得一語太祖以其

不謂民事竟不用建

元四年乃除淮陵太守本

官如故度見朝廷書

賤說郢城事宣露如初好

飲酒醉輒暴怒上常

使人節之年雖老而氣力

如故尋除游擊將軍

永明元年卒年六十一

歸國將軍梁秦二州

刺史子世榮永明中為

東宮少閣子響事世

不避奔雍州世祖嘉之以

中兵參軍

天也本名虎頭宋明帝

征虜鎧曹行參軍隨鎮夏口武陵王贊代變為

郢州度仍留鎮為贊前軍沈攸之事起轉度中

直兵加寧朔將軍軍主太祖又遣使假度輔國

將軍屯騎校尉攸之大衆至夏口將直下都留

偏兵守郢城而已度於城樓上肆言罵辱攸之

至自發露故攸之怒改計攻城度親力戰攸之

衆蒙楯將登度令投以穢器賊衆不能冒至今

呼此樓為焦度樓事寧度功居多轉後軍將軍

封東昌縣子東宮直閣將軍為人朴澀欲就太祖

求州比及見意色甚變竟不得一語太祖以其不
開民事竟不用建元四年乃除淮陵太守本官
如故度見朝廷貴賤說郢城事宣露如初好
飲酒醉輒暴怒上常使人節之年雖老而氣力
如故尋除游擊將軍永明元年卒年六十一贈輔
國將軍梁秦一州刺史子世榮永明中爲巴東
王防閭子嚮事世榮避奔雍州世祖嘉之以爲
始興中兵參軍

曹虎字士威下邳下邳人也本名虎頭宋明帝

爲直廂桂陽賊起隨太祖出新軍出戰先

一級持還由是識太祖太祖爲領軍虎討勳

備防殿隊主直西齋蒼梧盛明日虎欲出外避

難遇太祖在東中華門問虎何之虎因曰故欲

仰覓明公耳仍留直衛太祖鎮東府以虎與戴

僧靜各領白直三百入累至屯騎校尉帶南城

以諒平石頭封羅江縣田力除前軍將軍上受禪

與已爲四百戶直閭將軍領細仗主尋陰寧朔

將軍東莞太守建元元年冬虎啓乞度封侯官

送書奏候官戶數殷廣乃改封監利縣二千除
將軍將軍本官如故乃彭沛義民起軍領六
千人入涪沈攸之橫吹一部京邑之絕虎啓以
自隨義民父不望虎乃攻虜別營破之將士負
刃待執反為虜所敗死亡三千人世視即位除
員外常侍遷南中郎司馬加寧朔將軍南新蔡
太守永明元年徙為安成王征虜司馬餘官如
故明年江州臺勳殺虜領兵屯尋陽叛輔國將
軍侯瑩軍主又領尋陽相尋除游擊將軍輔國
軍主如故世祖以虎頭名鄙救改之六年四月
荒賊桓天生復引虜出據隔城遣虎督數軍討
之虎令輔國將軍朱公恩領騎百匹及前行踏
伏值賊遊軍因合戰破之遂進至隔城賊黨拒
守虎引圍柵絕其走路須臾候騎還報虜援已
至尋而天生率馬步萬餘人迎戰虎奮擊大敗
之獲二千餘人明日遂攻隔城拔之斬偽虎威
將軍襄城太守臯烏祝復殺二千餘人賊棄平
氏城退走十一年遷冠軍將軍驍騎如故明年

加靖八年補刊

南齊書卷一百一

二

遷太子左率轉西陽王冠軍司馬廣陵太守上
敕虎曰廣陵須心腹非吾意可委者不可得處
此任隨郡王子隆巴東王子響為荊州備軍
容西上以虎為輔國將軍鎮西司馬南平內史
十一年收雍州刺史王與敕領步騎數百步道
取襄陽仍除持節督梁南北秦沙四州諸軍事
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將軍如故尋進號
征虜將軍鬱林郎位進號前將軍隆昌元年遷
督雍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軍事冠軍將

軍雍州刺史建武元年進號右將軍二年進督
為監進號平北將軍爵為侯增邑三百戶四年
虜寇河北虎聚軍襄陽與南陽太守房伯玉不
能不急赴救未乃移頓樊城虜主元宏遺虎書
曰皇帝謝偽雍州刺史神運北中皇居闡洛化
德元天方融八表而南有未賓之吳治為兩主
之隔幽顯含嗟人靈雍泰且漢北江邊密爾乾
縣故先動鳳駕整我神邑卿進無陳平歸漢之
智退關關羽殉節之忠嬰閉窮城憂頓長河機

勇兩翼何其嗟哉朕比乃欲造卿逼穴未果且
還新都饗食厭六戎入彼春月遲遲揚旆善脩爾
以俟義臨虎使人答書曰白金精失道皇居
從縣喬木空存茂草方鬱七狄交侵五胡代起
顧瞻中原每用弔焉知棄皇蘭隨水漚澗伊川
之象爰在茲口古人有云匪宅是下而鄰是下
漢無幸咫尺殊風折膠入塞垂秋犯邊親屬
窟於斬殺士女困於虜劉與彼蠢蠢左共為唇齒
仁義弗聞苛暴先露乃復改易齷齪妄自尊大
皇開運光宅區夏而式亂逋逃棄同即且每
欲出車鞠旅以征不虞所冀千戚兩階叛命來
務遂復遊魂不戢乾沒孔熾孤摠連率任屬方
郭阻甲十萬雄戟千羣以此戡難何往不克主
上每矜率土哀彼民黎使不戰屈敵兵無血刃
故部勒小戎閉壁清野抗威遵養庶能懷音若
遂迷復知進忘退當金鉦戒路雲旗北掃長驅
燕代併羈名王使少卿忽諸頭曼不祀兵交無
還相為憫然永泰元年遷給事中右衛將軍持

節恭都督陳顯達信襄陽伐虜度支尚書樓
景於鄧地大敗虜追至河北元宏率士萬眾
羽儀華蓋圍樊城虎閉門固守虜去城數
立營頓設氈屋復再圍樊城臨沔水望襄陽
乃去虎遣軍主田安之等十餘軍出逐之顯
傷殺東昏即位遷前將軍鎮軍司馬永元元
始安王遙光反虎領軍屯青溪中橋事寧轉
騎常侍右衛將軍虎形幹甚毅善於誘納日
荒客常數百人晚節好化賈賄文晉在秦
五子萬伎女食醬菜無三里有母好風景
庫柏張向之帝疑虎舊將兼利其財新除未及
拜見殺時年六十餘和帝中興元年追贈安北

軍徐州刺史

安曰解厄鴻門資舞陽之氣納降饗旅仗虎
戾之力觀茲猛毅藉以風威未必投車挾軻然
後勝敵故桓康之聲所以震懾江蠡也

贊曰薛辭親愛歸身淮涘戴顓千秋興言帝子
桓勇焦壯爪牙之士虎守西邊功虧北鄙

列傳第十一

南齊書三十

列傳第十一

南齊書三十一

江謐

荀伯玉

臣蕭

子顯

世

江謐字令和濟陽考城人也祖秉臨海太守宋

世清吏父徽尚書都官郎吳令為太初所殺謐

素尚方孝武平京邑乃得出解褐奉朝請輔國

參軍于湖令強濟稱職宋明帝為南豫州謐

身奉之為帝所親待即位以為驃騎參軍弟

魏帝常召見狎侮之謚轉尚書度支郎
兼比部郎泰始四年江夏王義恭第
卒年十九未笄禮官議從成人服諸王服
夫功左丞孫叟重奏禮記女子十五而笄鄭云
應許嫁者也其未許嫁者則二十而笄射慈
猶為殤禮官違越經典於禮無據博士
以下結免贖論謚坐杖督五十奪勞百
謚又奏叟先
研辨混同謬議律以事例
及叟又結免贖
論詔可出為建

軍長史長沙內史行湘州事政治苛刻僧遵道
人與謚情款隨謚莅郡犯小事餓繫郡獄僧遵
裂三衣食之既盡而死為有司所奏徵還明帝
崩遇赦得免為正員郎右軍將軍太祖領南兗
州謚為鎮軍長史廣陵太守入為游擊將軍性
流俗善趨勢利元徽末朝野咸屬意建平王景
素謚深自委結景素事敗僅得免禍蒼梧王廢
後物情尚懷疑惑謚獨竭誠歸事太祖以本官
領尚書左丞昇明元年遷黃門侍郎左丞如故

沈攸之事起議加太祖黃鉞謚所建也事平遷
吏部郎稍被親待遷太尉諮議領錄事參軍齊
臺建為右衛將軍建元元年遷侍中出為臨川
王平西長史冠軍將軍長沙內史行湘州留事
先遣之鎮既而驃騎豫章王疑領湘州以攸為
長史將軍內史知州留事如故封永新縣伯四
百戶三年為左民尚書諸皇子出閣用文武主
師皆以委謚尋敕曰江謚寒士誠當不得與等
華儕然甚有才幹堪為委遇可遷掌吏部謚才
長刀筆所在事辦太祖崩謚稱疾不入眾頗疑
其怨不豫顧命也世祖即位謚又不遷官以此
怨望時世祖不豫謚詣豫章王疑請間曰至尊
非起疾東宮又非才公今欲作何計世祖知之
出謚為征虜將軍鎮北長史南東海太守未幾
上使御史中丞沈沖奏謚前後罪曰謚少懷憂
躁長習諂薄交無義合行必利動特以奔世祖
后見擢宋朝而阿諛內外貨賂公行各盈憲簡
戾彰朝聽與金珠卑寶取容近習以沈攸之地勝

兵強終當得志示不心託身歲暮相結以劉景素
親屬望重物應繼不推獻誠薦子窺窬非望時艱
網漏得全首領太祖臣飭天地方知遠圖薄其
艱洗之瑕許其葦音之効加以非分之寵推以
不次之榮列迹動良比肩朝德以往者微勤刀
筆小用賞廁河山任忝出入輕險之性在貴彌
彰貪昧之情雖官田無滿重莅湘部顯行斷盜及
居銓衡肆意受納油進席同乘皆設黷舊侶密延
閉燕必貨賄常客理合外進者必為已惠事宜

貶退者竝謂中旨謂與舊威權蓋自不需歎主
罔心好議可掩先帝寢疾彌留人神憂震證病
私舍曾無變容國諱經旬甫暫入殿參訪遺詔
說付時旨以身列朝流宜蒙兼帶先顧不逮舊
位無加遂崇飾惡言肆醜縱悖譏誹朝政訕毀
皇猷逼畫忠賢歷詆台相至於蕃岳入授列代
竊况動宗出無前王彝則而謚妄發樞機坐據
颺而復敢與謗儲后不顧辭端毀折宗王再窮
舌抄百六誥誓乘禮崇樹失宜仰指天府責地

希三笑故以申積憤犯上之跡既彰反噬之情
已甚言竟官削爵土收送廷尉獄治罪詔賜死
時年五十二子介建武中為吳令治亦深切民
間坑死人鬻骸為證首棄官而去

荀伯玉字弄璋廣陵人也祖永南譙太守父闡
之給事中伯玉少為柳元景撫軍板行參軍南
徐州祭酒晉安王子勛鎮軍行參軍泰始初子
勛與事伯玉友人孫冲為將帥伯玉隸其驅使
封新亭侯事敗伯玉還都其卜自業志平王景

素聞之而招之伯玉不往太祖鎮淮陰伯玉歸身

結車為太祖冠軍刑獄參軍太祖為明帝所疑
及徵為黃門郎深懷憂慮伯玉勸太祖遣數

騎入虜界安置標榜於是虜游騎數百履行東
上太祖以聞猶懼不得留令伯玉卜伯玉斷卦

不成行而明帝詔果復太祖本任由是見說待
從太祖還都除奉朝請令伯玉看宅知家事世

祖罷廣興還立別宅遣人於大宅掘樹數株伯
玉不與馳以聞太祖曰卿執之是也轉太祖平

兩府晉熙王府參軍太祖為南充州伯玉轉為
鎮軍中兵參軍帶廣陵令除羽林監不拜
太祖在淮南伯玉假還廣陵夢上廣陵城南樓
上有二青衣小兒語伯玉云草中肅九五相追
遂伯玉視城下人頭上皆有草泰始七年伯玉
又夢太祖乘船在廣陵北渚見上兩掖下有
不舒伯玉問何當舒上曰却後三年伯玉夢中
自謂是呪師向上垂呪之凡六呪有六龍出兩
掖下翅皆舒遂而復欽元徽二年而太祖破桂

陽威名大震五年而廢蒼梧太祖謂伯玉曰卿
時乘之夢今且効矣昇明初仍為太祖驃騎中
兵參軍除步兵校尉不拜仍帶濟陽太守中兵
如故霸業既建伯玉忠勤盡心常衛左右加前
軍將軍隨太祖太尉府轉中兵將軍太守如故
建元元年封南豐縣子四百戶轉輔國將軍武
陵王征虜司馬太守如故徙為安成王冠軍司
馬轉豫章王司空諮議太守如故世祖在東宮
專斷用事頗不如法任左右張景真復領東宮

主衣食官穀帛賞賜什物皆御所服用景真於南澗寺捨身齋有元徽紫皮袴褶餘物稱是於樂遊設會伎人皆著御衣又度絲錦與崐崙船營貨輒使傳令防送過南州津世祖拜陵還景真白服乘書舩坐胡牀觀者咸疑是太子內外祇畏莫敢有言伯玉謂親人曰太子所為宮終不知豈得顧死蔽官耳目我不啓聞誰應啓者因世祖拜陵後密啓之上大怒檢校東宮世祖還至方山日暮將泊豫章王於東府乘飛鷁

東迎具白上意世祖夜歸上亦傳門者之二更盡方入宮上問曰遣文惠太子聞喜公子良宣救以景真罪狀示世祖稱太子令收景真殺之世祖憂懼稱疾月餘日上怒不解書臥太陽殿王敬則直入叩頭啓上曰官有天下日淺太子無辜被責人情恐懼願官往東宮解釋之太祖乃幸宮召諸王以下於玄圃園為家宴致醉乃還上嘉伯玉盡心愈見親信軍國密事多委使之時人為之語曰十教五令不如伯

王命世祖深怨伯玉上臨崩指伯玉謂世祖曰
此人事我忘我身後人必爲其作口過汝勿信
也可令往東宮長侍白澤小知以南交州處之
伯玉遭父憂除冠軍將軍南濮陽太守未拜除
黃門郎本官如故世祖轉爲豫章王太尉諮議
太守如故俄遷散騎常侍太守如故伯玉憂懼
無計上聞之以其與垣崇祖善慮相扇爲亂加
意撫之伯玉乃安永明元年垣崇祖誅伯玉并
伏法初善相慕者見伯玉家墓謂其父曰當出
暴貴而不久也伯玉後聞之曰朝聞道夕死可
矣死時年五十

史臣曰君老不事于太子義烈之遺訓也欲夫專
心所奉在節無貳雖人子之親尚宜自別則偏
黨爲論豈或榜愍察江荀之行也雖異術而同
亡以古道而居人下世難乎免矣

贊曰謚口禍門荀言亟盡時清主異并合同殞

列傳第十二

南齊書二十一

列傳第十一

南齊書卷之十一

列傳第十三

南齊書三十二

臣華開

子顯

撰

王琨

張岱

褚炫

何戢

王延之

阮韜

王琨琅邪臨沂人也祖蒼曾晉衛將軍父惔不慧

侍婢生琨名爲昆崙懌後娶南陽樂之女無子
改琨名立以爲嗣琨少謹篋四爲從伯司徒謚所
愛宋永初中武帝以其娶二但脩女除郎中駙馬
都尉奉朝請元嘉初從兄侍中華有權寵以門
戶衰弱待琨如親數相稱薦爲尚書儀曹郎州
治中累至左軍諮議領錄事尹出爲宣城太守司
徒從事中郎義興太守歷任皆廉約還爲北中
郎長史黃門郎寧朔將軍東陽太守孝建初遷
廷尉卿竟陵王驃騎長史加臨淮太守轉吏部
郎吏曹選局書八要多所屬請琨自公卿下六士
大夫例爲用兩明生江夏王義恭嘗屬琨用二
後復遣屬琨笈不許出爲持節都督廣之二
州軍事建威將軍平越將軍平越中郎廣之刺
史南土次實員在任者常致巨富世云廣州刺史
但經城門一過便得三千万也琨無所取納表
獻祿俸之半州鎮舊有鼓吹又啓輸還及罷任
孝武知其清問還資多少琨曰臣買之百三十
萬餘物稱之帝悅其對爲廷尉加給事中轉寧

朝將軍長史歷陽內史上以現忠實為之寵子
新安王東中郎長史加輔國將軍遷古將軍
度支尚書出為永嘉王左軍始安王領軍
長史加輔國將軍廣陵太守皆孝子
元年遷度支尚書尋加光祿大夫初從孫
長龍表華爵為新建侯嗜酒多愆言失環表曰臣
門必不休從孫長是故左衛將軍嗣息少資常
畏猶甚晚進頃更昏酣業身無檢故衛將軍華
忠肅奉國善及世祀而長負勳承封將領其緒

嗣小息佟閑立保退下
班素風如蒙採立則存
亡荷榮私祿更構出
冠軍將軍吳郡太守遷
中領軍坐在郡用朝舍
錢三十六萬管餉二官
諸王及作絳襖奉獻軍
用遷光祿大夫夫尋加
太常及金紫加散騎常
侍廷尉虞無議社稷合
為一神瓊案舊糾駁時
命深被親寵朝廷多瓊
強正明帝臨崩出為督
會稽東陽新安臨海永
嘉五郡軍事左軍將軍
會稽太守常侍如故坐
受竟囚降號冠軍元徽
中遷金紫光祿引訓太

僕常侍如故本州中正加特進從帝即位進右
光祿大夫常侍餘如故從帝遜位琨陪位及辭
廟皆流涕太祖即位領武陽王師加侍中給親
信二十人時王儉爲宰相屬琨用東海郡迎吏
琨謂信人曰語郎三臺五省皆是郎用人外方
小郡當乞寒賤省官何容復奪之遂不過其事
琨性既古慎而儉嗇過甚家人雜事皆手自操
執公事朝會必夙夜早起簡閱衣裳料數冠幘
如此數四世以此笑之尋解王師建元四年太
祖崩琨聞國諱牛不在山去臺數里遂步行入
宮朝士皆謂琨曰故宜侍車有損國望琨曰今
日奔赴皆應爾遂得病卒贈左光祿大夫餘如
故年八十四

張岱字景山吳郡吳人也祖敞晉度支尚書父
茂度宋金紫光祿大夫岱少與兄太子中舍人
寅新安太守鏡征北將軍承弟廣州刺史辨俱
知名謂之張氏五龍鏡少與光祿大夫顏延之
隣居顏談議飲酒喧呼不絕而鏡靜翳無言聲

後延之於籬邊間其與安語取胡床坐聽辭義
清玄延之心服謂賓客曰彼有人焉由此不復
酣叫寅鏡名最高永辨岱不及也郡舉岱上計
掾不行州辟從事累遷南平王右軍主簿尚書
水部郎出補東遷今時殷沖爲吳興謂人曰張
東遷親貧須養所以栖遲下邑然名器方顯終
當火至隨王誕於會稽起義以岱爲建威將軍
輔國長史行縣事事平爲司徒左西曹母年八
十籍注未滿岱便去官從實還養有司以岱違

制將欲糾舉宋孝武曰觀過可以知仁不須察
也累遷撫軍諮議參軍領山陰令職事閑理巴
陵王休若爲北徐州未親政事以岱爲冠軍諮
議參軍領彭城太守行府州國事後臨海王爲
征虜廣州豫章王爲車騎揚州晉安王爲征虜
南兗州岱歷爲三府諮議三王行事與典籤主
帥共事事舉而情得或謂岱曰主王旣切執事
多門而每能緝和公私云何致此岱曰古人言
一心可以事百君我爲政端以待物以禮悔吝

之事無由而及明闇短長。是才用之多少耳。入爲黃門郎遷驃騎長史領廣陵太守新安王子鸞以盛寵爲南徐州割吳郡屬焉高選佐史。孝武帝召岱謂之曰卿美效夙著兼資官已多。今欲用卿爲子鸞別駕摠刺史之任無謂小屈。終當大伸也。帝崩累遷吏部郎明帝初四方反。帝以岱堪幹舊才除使持節督西豫州諸軍事。輔國將軍西豫州刺史尋徙爲冠軍將軍北徐州刺史都督北討諸軍事。並不之官。泰始末爲吳興太守元徽中遷使持節督益寧二州軍事。冠軍將軍益州刺史數年益土安其政徵侍中領長水校尉度支尚書領江軍遷吏部尚書王儉爲吏部郎時專斷曹事岱每相違執及儉爲宰相以此頗不相善兄子瓌弟恕誅吳郡太守劉遐太祖欲以恕爲晉陵郡守曰恕未閑從政美錦不宜溢裁太祖曰恕爲人我所悉且又與瓌同勳自應有賞岱曰若以家貧賜祿此所不論。語必推亭。江門之恥尋加散騎常侍建元元年

出爲左將軍吳郡太守太祖知岱歷任清直至
郡未幾手教岱曰大邦任重乃未欲回換但摠
戎務殷宜須望實今用卿爲護軍加給事中岱
拜竟詔以家爲府陳疾明年遷金紫光祿大夫
領鄱陽王師世祖即位復以岱爲散騎常侍吳
興太守秩中二千石岱晚節在吳興更以寬恕
著名遷使持節監南兖州欽青冀五州諸軍事
後將軍南兖州刺史常侍如故未拜卒年七十
一岱初作遺命分張家財封置箱中家業張減

隨復改易如此十數年曰木官諡貞子

褚炫字彥緒河南陽翟人也祖秀之宋太常父

法顯鄱陽太守兄炤字彥管少秉高節一目眇

官至國子博士不拜常非從兄淵身事二代聞

淵拜司徒歎曰使淵作中書郎而死不當是一

名士邪名德不昌遂令有期頤之主壽炫少清簡爲從

舅王景文所知從兄淵謂人口口從弟廉勝獨立

乃十倍於我也宋義陽王昶昶四大常板炫補五

官累遷太子舍人撫軍車騎正員郎從宋

明帝射雉至日中無所得立而其猜羞召問侍臣
曰吾旦來如臯遂空行可坐八座有莫若炷獨曰今
節候雖適而雲露尚凝故出翬之禽驕心未警
但得神駕游豫羣情便為其軼懼帝意解乃於雉
塲置酒遷中書侍郎司徒右長史昇明初炷以
清尚與劉俱謝朓江敷入殿侍文義號為四友
遷黃門郎太祖驃騎長史遷侍中復為長史齊
臺建復為侍中領步兵校尉以家貧建元初出
補東陽太守加秩中二千石還復為侍中領步

兵凡三為侍中出為竟陵王征比長史加輔國
將軍尋徙為冠軍長史江夏內中將軍如故永
明元年為吏部尚書炷居自清立非弔問不雜
交遊論者以為美及在選部門庭蕭索賓客罕
至出行左右捧黃紙帽箱曰吹紙剝僅盡罷江
夏還得錢十七萬於石頭五分與親族病無以
市藥表自陳解改授散騎常侍領安成王師國
學建以本官領博士未拜六年無以殯歛時年四
十一贈太常諡曰貞子

何戢字慧景廬江灑人也。祖尚之宋司空父偃
金紫光祿大夫被遇於宋。武選戢尚山陰公主
拜駙馬都尉解褐祕書郎太子中舍人司徒主
簿新安王文學祕書丞中書郎景和世山陰主
就帝求吏部郎褚淵入內侍口。淵見拘逼終不
肯從與戢同居止月餘日出。口。特申情好明帝
立遷司徒從事中郎從建安王休仁征赭圻板
轉戢司馬除黃門郎出為宣威將軍東陽太守
吏部郎元徽初褚淵參朝政引戢為侍中時年
二十九戢以年末三十。苦辭內侍表疏屢上時
議許之改授司徒左長史太祖為領軍與戢來
往數置歡讌上好水引。澗戢令婦女躬自執事
以設上焉久之復為侍中遷安成王車騎長史
加輔國將軍濟陰太守行府州事出為吳郡太
守以疾歸為侍中祕書監仍轉中書令太祖相
國左長史建元元年遷散騎常侍太子詹事尋
改侍中詹事如故。上欲轉戢領選問尚書令褚
淵以戢資重欲加常侍淵曰宋世王球從侍中

中書令單作吏部尚書資與戢相似頃遷職方
昔小輕不容頓加常侍聖旨母以蟬冕不宜過
多臣與王儉既已左珥若復加戢則八座便有
三貂若帖以驍游亦為不少乃以戢為吏部尚
書加驍騎將軍戢美容儀動止與褚淵相慕時
人呼為小褚公家業富盛性又華侈衣被服飾
極為奢麗三年出為左將軍吳興太守上頗好
畫扇宋孝武賜戢蟬雀扇善畫者顧景秀所
畫時陸探微顧彥先皆能畫歎其巧絕戢因王
晏獻之上令晏厚酬其意四年卒時年三十六

贈散騎常侍撫軍太守如故諡懿子女為鬱林
王后又贈侍中光祿大夫

王延之字希季琅邪臨沂人也祖裕宋左光祿
儀同三司公昇之都官尚書延之出繼伯父秀
才粲之延之少而靜默不交人事州辟主簿不
就舉秀才北中郎法曹行參軍轉署外兵尚書
外兵部司空主簿並不就除中軍建平王主簿
記室仍度司空北中郎一府轉秘書丞西陽王

撫軍諮議州別駕尋陽王冠軍安陸王後軍司
馬加振武將軍出爲安遠護軍武陵內史不拜
宋明帝爲衛軍延之轉爲長史加宣威將軍司
徒建安王休仁征赭圻轉延之爲左長史加寧
朔將軍延之清貧居宇穿漏褚淵往候之見其
如此具啓明帝帝即敕村官爲起三間齋屋遷
侍中領射聲校尉未拜出爲吳郡太守罷郡還
家產無所增益除吏部尚書侍中領右軍竝不
拜復爲吏部尚書領驍騎將軍出爲後軍將軍

吳興太守遷都督浙東五郡會稽太守轉侍中
祕書監晉熙王師遷中書令師如故未拜轉右
僕射昇明二年轉左僕射宋德旣衰太祖輔政
朝野之情人懷彼此延之與尚書令王僧虔中
立無所去就時人爲之語曰二王持平不送不
迎太祖以此善之三年出爲使持節都督江州
豫州之新蔡晉熙二郡諸軍事安南將軍江州
刺史建元二年進號鎮南將軍延之與金紫光
祿大夫阮韜俱宋領軍劉湛外甥竝有早譽湛

甚愛之曰韜後當為第一延之為次也延之甚不平每致餉下都韜與朝士同例太祖聞其如此與延之書曰韜云卿未嘗有別意當緣劉家月旦故邪在州祿俸以外一無所納獨處齊內吏民罕得見者四年遷中書令右光祿大夫本州大中正轉左僕射光祿中正如故尋領竟陵王師永明二年陳疾解職世祖許之轉特進右光祿大夫王師中正如故其年卒年六十四追贈散騎常侍右光祿大夫特進如故謚簡子延之家訓方嚴不妄見子弟雖在幼歲問訊皆先克日子倫之見兒子亦然永明中為侍中世祖幸琅邪城倫之與光祿大夫全景文等二十一人坐不參承為有司所奏詔倫之親為陪侍之職而同外情慢免官景文等贖論建武中至侍中領前軍將軍都官尚書領游擊將軍卒

阮韜字長明陳留人晉金紫光祿大夫裕玄孫也韜少歷清官為南兗州別駕刺史江夏王劉義恭達求資費錢韜曰此朝廷物執不與宋孝

武選侍中四人竝以風貌王或謝莊爲一雙韜
與何偃爲一雙常充兼假泰始末爲征南江州
長史桂陽王休範在鎮數出行遊韜性方峙未
嘗隨從至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領始興王
師永明二年卒

史臣曰內侍樞近世爲華選金璫頰耀朝之麗
服久忘儒藝專授名家加以簡擇少姿簪貂冠
冕基蔭所通後才先貌事同謁者以形骸爲官
斯違舊矣辟強之在漢朝幼有妙察仲宣之處

魏國見貶容陋何哉之讓雖未能深識前古之
美與夫尸官覲服者何等可級哉

賁曰萬石祗慎琨旣爲倫五龍一氏張亦繼荀
炫清褚族戢遺何姻延之居簡名峻王臣

列傳第十三

南齊書三十一

列傳第十四

南齊書三十三

臣蕭

子顯

撰

王僧虔

張緒

王僧虔琅邪臨沂人也祖珣晉司徒伯父太保
 弘永元嘉世為宰輔賓客疑所諱弘曰身家護
 與蘇子高同父曇首右光祿大夫曇首兄弟集
 會諸子孫弘子僧達下地跳戲僧虔年數歲獨
 正立探蠟燭珠為鳳凰弘曰此兒終當為天子

僧虔弱冠弘厚善隸書宋文帝見其書疑扇欬
曰非唯跡逾子敬方當器雅過之除祕書郎太
子舍人退默少交接與袁淑謝莊善轉義陽王
文學太子洗馬遷司徒左西屬兄僧綽為太初
所害親賓咸勸僧虔逃僧虔涕泣曰吾兄奉國
以中心貞撫我以慈愛今日之事苦不見及耳若
同歸九泉猶羽化也孝武初出為武陵太守兄
子儉於中途得病僧虔為廢寢食同行客慰喻
之僧虔曰昔馬援處兒姪之間一情不異鄧攸

於弟子更逾所生吾實懷其心誠未異古亡兄
之胤不宜忽諸若此兒不救便當回舟謝職無
復遊官之興矣還為中書郎轉黃門郎太子中
庶子孝武欲擅書名僧虔不敢顯跡大明世常
用拙筆書以此見容出為豫章王子尚撫軍長
史遷散騎常侍復為新安王子鸞北中郎長史
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二蕃皆帝愛子也尋
遷豫章內史入為侍中遷御史中丞領驍騎將
軍甲族向來多不居憲臺王氏以分枝居烏衣

者位官微減僧虔為此官乃曰此是烏衣諸郎
坐處我亦可試為耳復為侍中領屯騎校尉泰
始中出為輔國將軍吳興太守秩中二千石王
獻之善書為吳興郡及僧虔工書又為郡論者
稱之徙為會稽太守秩中二千石將軍如故中
書舍人阮佃夫在會下請假東歸客勸僧虔以
佃夫要倖宜加禮接僧虔曰我立身有素豈能
曲意此輩彼共見惡當拂衣去耳佃夫言於宋明
帝使御史中丞孫夔奏僧虔前莅吳興多有謬命

檢到籍至遷凡用功
官主簿至三禮 署

三傳及度與弟子合四 十八人又聽民何

係先等一百十家為崔 委州檢削坐名官尋

以白衣兼侍中出監吳郡太守遷使持節都督

湘州諸軍事建武將軍行湘州事仍轉輔國將

軍湘州刺史所在以寬惠著稱巴峽流民多在

湘土僧虔表割益陽羅湘西三縣緣江民立湘

陰縣從之元徽中遷吏部尚書高平檀珪罷死

南令僧虔以為征北板行參軍訢僧虔求祿不

得與僧虔書曰五常之始文武為先文則經緯
天地武則撥亂定國僕一門雖謝文通乃忝武
這羣從姑叔三媾帝室祖兄二世糜軀奉國而
致子姪餓死草壤去冬今春頻荷二敕既無事
人屢見蹉奪經涉五朔踰歷四晦書牘十二接
覲六七遂不荷潤反更曝鯁九流繩平自不宜
獨苦一物蟬腹龜腸為日已久飢虎能嚇人遠
與肉餓麟不噬誰為落毛去冬乞豫章丞為馬
超所爭今春蒙敕南昌縣為史偃所奪二子勲

才有何見勝若以貧官用相者則分受不如
雖孤微百世國士姻媾位高亦不後物尚書
堂姊為江夏王妃檀珪同堂二姑為南譙王妃尚
書婦是江夏王女檀珪祖姑嬪長沙景王尚書
伯為江州檀珪祖亦為江州尚書從兄出身為
後軍參軍檀珪父釋褐亦為中軍參軍僕於尚
書人地本懸至於婚宦不肯殊絕今通塞雖異
猶忝氣類尚書何事乃爾見苦秦始之初八表
同途一門二世粉骨衛主殊勲豈績已不能甄

常階舊途復見侵抑曾度報書曰征北板比歲
處逼小優殷主簿從此府入崇禮何儀曹即代
殷亦不見訴為苦足下積屈一朝超升政自小
難秦始初勤苦十年自未見其賞而頓就末穢
亦何可遂吾與足下素無怨憾何以相侵苦直
是意有佐佐耳珪又書曰昔荀公達漢之功臣晉
武帝方爵其立孫夏公惇魏氏勲佐余德初聽
亦始就甄顯方賞其餘封樹近族羊叔子以言
秦始中建築伐吳至咸寧末方加褒寵封其兄
子六望之以咸和初殞身國難至興寧末方崇
禮扶官其子孫蜀郡主簿田混黃初末死故君
之難咸康中方擢其子孫似不以世代遠而被
棄年世踈而見遺檀珪百罹六極造化罕比五
喪停露百口轉命存亡披迫本希小祿無意階
榮自古以來有沐食俸近代有王官府佐非沐
食之職參軍非王官之謂質非匏瓜實羞空懸
廢何二生或是府主情味或是朝廷意旨豈與
悠悠之人同口而語使僕就此職尚書能以郎

見轉不若使日得五升祿則不恥執鞭僧處乃
用為安城郡丞珪宋安南將軍詔孫也僧處尋
加散騎常侍轉右僕射昇明元年遷尚書僕射
尋轉中書令左僕射二年為尚書令僧處好文
史解音律以朝廷禮樂多違正典民間競造新
聲雜曲時太祖輔政僧度上表曰夫懸鍾之器
以雅為用凱容之禮八條為儀今摠章羽俗音
服并異又歌鍾一肆克此謂女樂以歌為務非雅
器也大明中人以宮懸之合和鞞拂節數雖合慮

雅體雅體以將來知音或譏即世者
違成憲更立歌鍾不參舊例四縣所奏謹依雅
條即義法理如或可附之今之清商實由銅爵
三祖風流遺音盈耳京洛相高江左彌貴諒以
金石于初事絕私室桑濮鄭衛訓隔紳冕中庸
和雅莫復於斯而情變聽移稍復銷落半數年
閒立者以半自頃家競新哇人尚謠俗務在嗥
殺不顧言紀流宕無崖未知所極排斥正曲崇
長煩淫正有等差無故不可去樂禮有攸序長

幼不可共聞故嗜醜之制日盛於屢里風味之
響音獨盡於衣冠宜命有司務勲功課編理遺逸
迭相開曉所經漏忘悉加補綴曲全者祿厚藝
妙者位優利以動之則人思刻厲及本還源庶
可跂踵事見納建元元年轉侍中撫軍將軍丹
陽尹二年進號左衛將軍固讓不拜改授左光
祿大夫侍中尹如故都縣獄相承有上湯殺囚
僧虔上疏言之日湯本以救疾而實行官暴或
以肆忿若罪必入法自法則法疾則

應先啟出豈有死生大命而潛制下邑謂治下
囚病必先刺郡求職司與國對云遠縣家
人皆視然後處理可使死者不恨生無怨上
納其言僧虔留意雅樂昇明中所立微有釐
改尚多遺失是時上始欲通使僧虔與兄弟儉
書曰古語云中國失禮問之四夷計樂亦如符
堅然後東始備金石樂故知不可全評也北國
或有遺樂誠未可使以補中夏之闕且何知其
存亦一理也但鼓吹舊有二十一曲所能

者十一而已意謂北使會有散役得令不署一
人新別同異者充此使限雖復延州難追其八得知
所知亦當不同若謂有此理者可得申其口音上
聞不試為思之事竟不行太祖善書及即位篤
好不已與僧虔賭書畢謂僧虔曰誰為第一僧
虔曰善書第一陛下亦第一上笑曰卿可謂善
自為善也善書之迹上表就之百人名

僧虔得民間所有奏中所無者吳太皇太后景帝
歸命侯書桓玄書及王丞相導領軍洽中書百令

城張芝索靖衛伯儒張翼十二卷奏之又上羊
欣所撰能書八名一卷其年冬遷持節都督湘
州諸軍征南將軍湘州刺史侍中如故清簡無
所欲不營財產百姓安之世祖即位僧虔以風
疾欲陳解會遷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
司僧虔少時群從宗族並會客有相之者云僧
虔年位最高仕當至公餘人莫及也及授僧虔
謂兄子儉曰汝任重於朝行當有八命之禮我
若復此授則一門有二台司實可畏懼乃固辭

不拜上優而許之改授侍中特進左光祿大夫
客問僧虔固讓之意僧虔曰君子所憂無德不
憂無寵吾衣食周身榮位已過所慙庸薄無以
報國豈容更受高爵方貽官謗邪兄子儉為朝
宰起長梁齊制度小過僧虔視之不悅竟不入
戶儉即毀之永明三年薨僧虔頗解星文坐見
豫章分野當有事故時僧虔子慈為豫章內史
慮其有公事少時僧虔薨慈棄郡奔赴僧虔
時年六十追贈司空侍中如故謚簡穆其論書

曰宋文帝書自云可比王子敬時議者云天然
勝羊欣功夫少於欣王平南廡右軍叔過江之
前以為最云曾祖領軍書右軍云弟書遂不減
吾變古制今唯右軍領軍不爾至今猶法鍾張
云從祖中書令書子敬云弟書如騎驪駮駮恒
欲度驕騮前度征西翼書少時與右軍齊名右
軍後進度猶不分在荊州與都下人書云小兒
輩賤家雞皆學逸少書須吾下當比之張翼王
右軍自書表晉穆帝令翼寫題後答右軍當時

不別久後方悟云小人幾欲亂真張芝索靖章
誕鍾會二衛竝得名前代無以辨其優劣唯見
其筆力驚異耳張澄當時亦呼有意郝愔章草
亞於右軍郝嘉賓章亞於二王緊媚其父桓
玄自謂右軍之流論者以比孔琳之謝安亦入
能書錄亦自重爲子敬書愁康詩羊欣書見重
一時親受子敬行書尤善正乃不稱名孔琳之
書天然放縱極有筆力規矩恐在羊欣後立道
護與羊欣俱面受子敬故當在欣後范曄與蕭

田心話何師羊欣後小叛既失故步爲復小有意
耳蕭愔話書羊欣之影風流趣好殆當不減筆
力恨弱謝綜書其舅云取系生起是得賞也恨少
媚好謝靈運乃不倫遇其合時亦得入流加貞道
力書西立道護庾昕學右軍亦欲亂真矣又著
書賦傳於世第九子寂字子玄性迅動好文章
讀范滂傳未常不歎挹王融敗後賓客多歸之
建武初欲獻中興頌兄志謂之曰汝喜自染年少
何患不達不鎮之以靜將恐貶寂乃止

祕書郎卒年二十一僧虔宋世嘗有書誡子曰
知汝恨吾不許學欲自悔厲或以闔棺首欺或
更擇美美且得有慨亦慰窮生但取聞斯言未
覩其實言謂從先師聽之觀行冀此不復虛身吾
未信汝非然也往年有意於史取三國志聚
置床頭晝日許復從業就之自當小善於史猶
未近彷彿曼倩有云談何容易見諸言志為之
逸腸為之抽專一書轉誦數十家注自少至老
手不釋卷尚去敬輕言汝開老子志語五尺許

未知輔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說馬鄭何所異指
例何所明而便感於塵尾自呼談士此最險事
設令袁令命汝言易謝中書批汝言莊張吳興
叩汝老端可復言未嘗看邪談故如射前人得
破後人應解不解即輸賭矣且論注百氏荊州
八表又才性四本聲無哀樂皆言家口實如客
至之有設也汝皆未經拂耳瞥目豈有庖厨不
脩而欲延大賓者哉就如張衡思侔造化郭象
言類懸河不自勞苦何由至此汝曾未窺其題

目未辨其指歸六十四卦未知何名莊子衆篇
何者內外八表所載凡有幾家四本之稱以何
爲長而終日欺人人亦不受汝欺也由吾不學
無以爲訓然重華無嚴父放勳無令子亦各由
已耳汝輩竊議亦當云何日不學在天地間可
嬉戲何忽自課誦幸及盛時逐歲暮何必有所
減汝見其一耳不全爾也設令吾學如馬鄭亦
必甚勝復倍不如今亦必大減致之有曰從身
上來也今壯年自勲數倍許勝劣及吾耳世中

比例舉眼是汝足知此不但以具言吾在世雖乏
德素要復推排人間數十年故是一舊物人
或以比數汝等耳即化之必以若自無調度誰復
知汝事者舍中亦有少君暴令譽弱冠越超清級
者于時王家門中優者則如龍鳳劣者猶虎豹失
蔭之後豈龍虎之議況五只不能爲汝蔭政應各
自努力耳或有身經三公黃心爾無聞布衣寒素
卿相屈體或父子貴賤殊以弟聲名異何也體
盡讀數百卷書耳吾今悔無所及欲以前車誠

爾後乘也汝年入立境方應從官兼有室累牽
役情性何處復得下帷如王郎時邪爲可作世
中學取過一生耳試復三思勿諱吾言猶捶撻
忘輩冀脫万一未死之間望有成就者不知當
有益否各在爾身已切身豈復關吾邪鬼唯知
愛深松茂栢寧知子弟毀譽事因汝有感故略
叙曾懷矣

張緒字思曼吳郡吳人也祖茂度會稽太守父
寅太子中舍人緒少知名清簡寡欲叔父鏡謂

人曰此兒今之樂廣也州辟議曹從事舉秀才
建平王護軍主簿右軍法曹行參軍司空主簿
撫軍南中郎二府功曹尚書倉部郎都令史諮
郡縣米事緒蕭然直視不以經懷除巴陵王文
學太子洗馬北中郎參軍太子中舍人本郡中
正車騎從事中郎中書郎州治中黃門郎宋明
帝每見緒輒歎其清淡轉太子中庶子本州大
中正遷司徒左長史吏部尚書袁粲言於帝曰
臣觀張緒有正始遺風宜充官職復轉中庶子

領驍軍校尉轉散騎常侍領長水校尉尋兼侍
中遷吏部郎參掌大選二歲初東宮罷選曹掾
舍人王儉格外記室緒以益三人地兼美官轉祕
書丞從之緒又遷侍中中詔如故緒忘情榮祿
朝野皆貴其風嘗與客問曰一生不解作諾時
袁粲褚淵秉政有人以緒告粲淵者即出緒
爲吳郡太守緒初不知也漢之爲祠部尚書復領
中正遷太常加散騎常侍晉領始建王師昇明
二年遷太子太傅長史加征虜將軍齊臺建轉

散騎常侍世子詹事建元元年轉中書令常侍
如故緒善言素望甚重太祖深加敬異僕射王
儉謂人曰北士中覓張緒過江未有人不知陳
仲弓黃叔度能過之不耳車駕幸莊嚴寺聽僧
達道人講座遠不聞緒言上難移緒乃遷僧達
以近之尋加驍騎將軍欲用緒爲右僕射以問
王儉儉曰南士由來少居此職褚淵在座啓上
曰儉年少或不盡憶江左用陸玩顧和皆南人也
儉曰晉氏衰政不可以爲淮則上乃止四年初立

國學以緒爲太常卿領國子祭酒常侍中正如
故緒旣遷官上以王延之代緒爲中書令時人
以此選爲得人比晉朝之用王子敬王季琰也
緒長於周易言精理奧見宗一時常云何平叔
所不解易中七事諸卦中所有時義是其一也
世祖即位轉吏部尚書祭酒如故永明元年遷
金紫光祿大夫領太常明年領南郡王師加給事
中太常如故三年轉太子詹事師給事如
故緒母朝見世祖目送之謂王儉曰緒以位尊

我我以德貴緒也遷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
師如故給親信二十人復領中正長沙主冕屬
選用吳興聞人邕爲州議曹緒以資藉不當執
不許冕遣書佐固請之緒正色謂冕信曰此是
身家州鄉殿下何得見逼七年竟陵王子良領
國子祭酒世祖敕王晏曰吾欲領司徒辭祭酒
以授張緒物議以爲云何子良竟不拜以緒領
國子祭酒光祿師中正如故緒口不言利有財
輒散之清言端坐或竟日無食門生見緒飢爲

之辨食然未嘗求也卒時年六十八遺命作簞
葭輜車靈上置杯水香火不設祭從弟融敬重
緒事之如親兄齋酒於緒靈前酌飲慟哭曰阿
兄風流頓盡追贈散騎常侍特進金紫光祿大
夫諡簡子子克蒼梧世正貞郎險行見寵坐廢
錮克弟允永明中安西功曹淫通殺人伏法允
克充永明元年為武陵王友坐書與尚書令王
儉辭旨激揚為御史中丞到橋所奏免官禁錮論
者以為有恨於儉也案建元初中詔斥朝臣欲以
右僕射擬張岱褚淵謂曰此過優若別有忠誠
特進升引者別是一理由裁照詔更量說者
既異今兩記焉

史臣曰王僧虔有希聲之量兼以執藝業戒盈守
滿發自容方執諸公實平世之良相張緒凝於
素氣自然標格措紳端委朝宗民望夫如緒之
風流者豈不謂之名臣

贊曰簡穆長者其義恢恢聲律草隸變理三台
思曼廉靜自絕風埃遊心交繫物允清才

列傳第十四

南齊書三十三

列傳第十五

南齊書三十四

虞玩之

臣蕭

子顯

撰

劉休

沈冲

庾杲之

王謀

虞玩之字茂瑤會稽餘姚人也祖宗晉庫部郎矣
致通直常侍玩之少閑刀筆汎涉書史解褐東

海王行參軍烏程令路太后外親朱仁彌犯罪依
法錄治怨訴孝武坐免官泰始中除晉熙國郎中
尚書起部郎通直郎元徽中為右丞時太祖參
政與玩之書曰張華為度支尚書事不徒然今漕
藏有關五取具居右丞已覺金粟可積也玩之上表
陳府庫錢帛器械役力所懸轉多興用漸廣慮不
支歲月朝議優報之遷安成王車騎錄事轉少府
太祖鎮東府朝野致敬玩之猶躡屐造席太祖取屐
視之訛田無斜斂莫斷以並接之間曰卿此屐已幾載
玩之曰初釋褐拜任北行佐官少時者已二十年
貧士竟不辨易太祖差之引石回驃騎諮議參軍
霸府初開賓客輻湊太祖嘗召簡接玩之與樂
安在遐俱以應對有席上之美齊名見遇遐字
景遠好學有義行兼與太祖素游褚淵王儉並
見親愛官至光祿大夫永元初卒玩之遷驍騎
將軍黃明郎領本部中正上患民間欺巧及即
位敕玩之與驍騎將軍傅堅意檢定簿籍建元
二年詔朝臣曰黃籍民之大紀國之治端自頃

氓俗巧偽為日已久至乃竊注爵位盜易年月
增損三狀貿龍衣方端或曰存而文書已絕或人
在而反託死板停私而云隸役身強而稱六疾
編戶齊家少不如此皆政之巨蠹蠹教之深疵比
年雖却籍改書終無得實若約之以刑則民偽
已逸若綏之以德則勝殘去小易鄉諸賢益深明
治體可各獻嘉謀以振澆化八臺坊訪募此制
不近優刻素定開劇有常宋元嘉以前茲役恒
滿大明以後樂補稍絕或緣寇難頻起軍器易

多民庶從利投坊者寡然國經未廢又朝紀恒存
相揆而言隆替何速比急病之洪源亦曷景之切
患以何科筭革斯弊邪玩之上表曰宋元嘉二
十七年八條取人存建元年書籍並承巧之所始
也元嘉中故光祿太夫傳隆年出七十猶手自
書籍躬加隱校隆何必有石建之慎高柔之勤
蓋以世屬休明服道脩身故耳今陛下日旰忘
食未明求衣詔遠幽愚謹陳妄說古之共治天
下唯良二千石今欲求治取正其在勤明令長

兄受籍縣不加檢合但封送州州檢得實方却
歸縣吏貪其賂民肆其姦姦彌深而却彌多賂
愈厚而答愈緩自奏始三年至元徽四年揚州
等九郡四號黃籍共却七萬一千餘戶于今十
一年矣而所正者猶未四萬神州自八區尚或如
此江湘諸部倍不可念愚謂宜以元嘉二十七
年籍爲正民情法既久今建元元年下書籍宜更
立明科一聽首悔迷而不反依制以戮使官長
審自檢校必令明洗然後上州永以爲正若有

虛昧州縣同咎今戶口多少不減元嘉而板籍
頓闕弊亦有以自孝建已來入勲者百衆其中操
干戈衛社稷者三分殆無一焉勲姓所領而詐
注辭籍浮遊世要非官長所拘錄復以爲不少尋
蘇峻平後庾亮就温嶠求勲簿而嶠曰不與以爲
陶侃所上多非實錄尋物之懷私無世不有宋
末落紐此巧充多又將位既衆舉血爲祿實潤
甚微而人領數萬如此二山餘天下合役之身已
據其大半矣又有改注籍狀詐入仕流苦爲人

役者今反役人又生不長。後便謂爲道填街溢巷是處皆然。或抱一丁井居竟不編戶遷徙去來公違土斷屬役無滿流亡不歸寧盡終身疾病長卧法令必行自然競反。又四鎮戍將有名寡實隨才部曲無辨之男懦署位借給巫媪比肩彌山滿海皆是私役。行化負求位其塗甚易募役卑劇何爲投補坊吏之所以世盡百里之所以單也。今但使募制明信。滿復有期民無涇一路則坊可立表而盈矣。爲治不患無而患在不。行不患不

行患在不。久上必玩之。表納之乃別置板籍官。置令史限人一口得數巧以防懈怠。於是貨賂因緣籍注雖正猶強推却以充程限。至世祖來明八年。謫巧者戍緣淮。各十年。百姓怨望。世祖乃詔曰。夫簡貴賤辨尊卑者莫不取信於黃籍。豈有假器濫榮竊服非分故。所以澄革虛妄。式允舊章。然豐起前代。過非近失。既往之僞言不足追咎。自宋昇明以前。皆聽復注。其有謫役邊疆。各許還本。此後有犯。嚴加翦治。玩之以久。官年

疾上表告退曰臣聞負重致遠力窮則困竭誠
事君智盡必傾理固然也四十仕進七十懸車
壯則驅馳老宜休息臣生於晉長於宋老於齊
世歷三代朝市再易臣以宋元嘉二十八年為王
府行佐於茲三十年矣自頃以來衰耗漸篤為
性不嬾惰而倦怠頓來耳目本聰明而聾聵轉
積脚不支身喘不緒氣景刻不推朝晝不保大
功兄弟四十有二人通塞壽夭唯臣獨存朝露
未光寧堪長久且知足不辱臣已足矣稟命飢

寒不求富貴銅山由命臣何恨焉久甘之矣直
道事人不免縲紲獨遇聖明知其非罪百步之幸
厚矣授命於道消之晨効節於百揆之日臣忠
之効也慶降於文明之初荷澤於天飛之運臣
命之偶也不謀巧宦而位至九卿德慙李陵而
忝居一下堯舜無空知臣亦通矣年過六十一不為
天矣棄之三樂東平之一善臣俱盡之矣經
昏踐亂涉張履危仰聖德以求全憑賢輔以申
節未嘗厭三於動權一長溺於狐鼠臣立身之本

於斯不虧六三三也當官不讓及其衰矣豪靈
靡因伏願慈臨賜臣骸骨非為希高慕古愛好
泉林特以丁運孤負養禮多闕風樹之感夙自
纏心庶天假其辰得二三年間掃守丘墓以此
歸全始終之業遂矣上嘗玩之表許之玩之於
人物好臧不采去主儉與丁負外郎孔湯使虜玩
之言論不相饒湯儉並恨之至是玩之東歸儉
不出送朝廷無祖餞者玩之歸家起八二數年
卒其後負外郎孔瑄就儉求會稽王官冷方監

投皂莢於地曰卿鄉俗惡虞玩之至死治人孔
湯字世遠玩之同郡人好典故學與王儉至交
昇明中為齊臺尚書儀曹郎太祖謂之曰卿儀
曹才也儉為宰相湯嘗謀議帷幙每及選用頗
失鄉曲情儉從容啓上曰臣有孔湯猶陛下之
有臣也永明中為太子家人卒時人呼孔湯何
憲為王儉三公憲字子思廬江人也以強學見
知母鎮北長史王敷之女聰明有訓識憲為本
州別駕永明十年使于虜中

劉休字引明沛郡相人也祖徽正貞郎父超九
真太守休初爲駙馬都尉奉朝請宋明帝東國
常侍好學諳憶不爲帝所知龔祖封南鄉侯友
人陳郡謝儼同丞相義宣反休坐匿之被繫尚
方七年孝武崩乃得出隨弟欽爲羅縣太始初
諸州反休筮明帝當勝靜處不預異謀數年還
投吳喜爲輔師府錄事參軍喜稱其才進之明
帝得在左右板柱陽王征北參軍帝頗有好尚
尤嗜飲食休多苦不能爰及鼎味問無不解後宮

孕者帝使筮其男女無不如占帝素肥痿不能
御內諸王妓妾懷胎使密獻入宮生子之後閉
其母於幽房前後十數從帝桂陽王休範子也
蒼梧王亦非帝子嘯以太妃先爲李道兒妾故蒼
梧微行嘗自稱爲采子郎焉帝憎婦人妬尚書右
丞榮彥遠以善碁見親婦妬傷其面帝曰我爲
卿治之何如彥遠泣爾應曰聽聖旨其夕遂賜
藥殺其妻休妻王氏亦妬帝聞之賜休妾敕與
王氏二十杖令休於宅後開小店使王氏親賣

掃箒皂莢以辱之廿六見親如此尋除員外郎領
輔國司馬中書通事舍人帶南城令除尚書中
兵郎給事中舍人令如故除安城正撫軍參軍出
為都水使者南康相善言治體而在郡無異績
還為正員郎邵陵王南中郎錄事建威將軍新
蔡太守隨轉左軍府加鎮蠻護軍將軍太守如
故遷諮議司馬進寧朔將軍鎮蠻護軍太守如
故徙尋陽太守將軍司馬如故後遷長史沈攸
之難世祖挾晉熙邵陵二王軍府鎮益城休承

奉軍費尋寧仍遷邵陵王安南長史黃門郎
寧朔將軍中前軍長中齊散騎常侍建元初為
御史中丞頃之休啓曰臣曰塵榮南恩星爰爰
春謬聞詔引奏劾無空一月止惟不能使世留邦斂手
豪右屏氣乃遣聽已暴之辜替網羅羅之鳥
而猶以此理失鄉黨之和朝絕比肩之顧覆背
騰其噬唇武人厲其觜吻怨之所聚劫難久堪
議之所共沈懷其允臣竊尋宋世載祀六十歷
職斯任者五十有二校其年月不過及歲於臣

叨濫宜請骸骨上曰卿職當國司以威裁為本而忽憚世誚卿便應辭之事始何可獲情晚節邪宋末上這指南車以休有思理使與王僧虔對共監試元嘉世羊欣受子敬正隸法世共宗之右軍之體微古不復見貴休始好此法至今此體大行四年出家為豫章內史加冠軍將軍卒年五十四

沈冲字景綽吳興武康人也祖宣新安太守父

懷文中解得衛尉五官轉揚州主簿宋大明中

懷文有文名冲亦涉獵文義轉西陽王撫軍法

曹參軍尋舉秀才還為撫軍正佐兼記室及

懷文得罪被繫冲兄弟行謝情哀懇苦見者傷

之柳元景欲救懷文言於帝曰沈懷文三子塗

炭不可見願陛下速正其罪帝竟殺之元景為

之歎息冲兄弟以此知名泰始初以母老家貧

啓明帝得為求與令遷巴陵王主簿除尚書殿

中郎元徽中出為晉安王安西記室參軍還為

司徒主簿山陰令轉司徒錄事參軍世祖為江

州冲為征虜長史尋陽太守甚見委遇世祖還
都使冲行府州事遷領軍長史建元初轉驃騎
諮議參軍領錄事未及到任轉黃門郎仍遷太
子中庶子世祖在東宮待以恩舊及即位轉御
史中丞侍中冠軍廬陵王子卿為郢州以冲為
長史輔田頔將軍江夏內史行府州事隨府轉為
安西長史南郡內史行荊州府事將軍也故永
明四年徵為 兵尚書冲與兄淡淵名譽有優
劣世號為譽 兄弟淡淵歷御史中丞元弟

三人皆為司直晉曰未有也中丞案裁之職被
憲者多結怨淵永明中彈吳興太守袁彖建武
中彖從弟昂為中丞到官數日奏彈淵子續父
在儻白幘車免官禁錮冲母孔氏在東隣家失
火疑為人所焚爇太守曰我三兒皆作御史中
丞與人豈有善者世祖方欲任冲冲西下至南
州而卒時年五十一上甚惜之喪還詔曰冲喪
至止惻愴良深以其昔在南蕃特兼憫悼車
駕出臨冲喪詔曰冲貞諱閑理志局淹正誠著

蕃朝績彰出內不幸早世朕甚悼之追贈太保
諡曰恭子

庾杲之字景行新野人也祖深之雍州刺史父
整司空參軍杲之少而貞立學涉文義起家奉
朝以請巴陵王征西參軍郢州舉秀才除晉熙王
鎮西外兵參軍世祖征虜房庶功曹尚書駕部郎
清貧自業食唯有三菹菜菹韭生韭雜菜或戲之
曰詐謂庾郎貧食鮭常有二十七種言三九也
仍爲世祖撫軍中軍記室遷員外散騎常侍正

員郎遷中書郎領荆湘二州中正轉尚書左丞
當侍領中正如故出爲王儉衛軍長史時人呼
儉府爲芙蓉池儉謂人曰昔袁公作衛軍欲
用我爲長史雖不獲就要其意向如此今亦應
須如我輩人也乃用杲之遷黃門郎兼御史中
丞尋即正杲之風範和潤善音吐世祖令對虜
使兼侍中上每歎其風采命之美王儉在座曰杲
之爲蟬冕所照更生風采陛下故當與其即真
帝意未用也永明中諸王年少不得妄與人接

敕采之與濟陽江淹五日一詣諸王使申遊好
尋文遷廬陵王中軍長史遷尚書吏部郎參大
選舉轉太子右衛率加通直常侍九年卒臨終
上素曰臣昨夜及旦更增氣疾自省綿痼頃刻
危殆無容復卧任居隆顯玷鹿明世乞解所衣
待終私庭臣以凡庸謏微昌運獎擢之厚千載
難忘且年踰知命志事榮顯脩大有分無所時
言甚天墮微誠暫足借餘曆傾宗殞元陳力無遠
仰違庭闕伏枕鯁鯁送貂蟬及章露不許其之

歷在上府以文學見遇上造崇虛館使為碑文
卒時年五十一上甚惜之謚曰貞子時會稽孔
廣字淹源亦美姿制歷州治中卒

王謏字仲和東海郟人也祖万慶負外常侍父
元閔護軍司馬宋大明中沈曇慶為徐州辟謏
為迎主簿又為州迎從事湘東王國常侍鎮北
行參軍州國府主皆宋明帝也除義陽王征北
行參軍又除度明帝衛軍府謏有學義累為帝
蕃佐及即位除司徒次軍帶薛令兼中書舍人

見親遇常在左右謀具帝所行慘僻屢諫不從
請退坐此見怒繫尚方少日出尋除尚書殿中
郎從記室參軍正負即薛令如故遷兼中書郎
晉平王驃騎板諮議出為湘東太守秩中二千
石未拜坐公事免復為桂陽王驃騎府諮議參
軍中書郎明帝好圍其置園棊州邑以建安王
休仁為園棊州都大中正謀與太子右率沈勃
尚書水部郎庾珪之彭城丞王抗四人為小中
正朝請褚思壯傅楚之為清定訪問出為臨

川內史還為尚書左丞尋以本官領東觀祭酒
即明帝所置揔明觀也遷黃門轉正員當侍輔
國將軍江夏王右軍長史冠軍將軍轉給事中
廷尉卿未拜建元中武陵王昇為會稽以謀為
征虜長史行事冠軍如故永明初遷豫章王太
尉司馬將軍如故世祖與謀相適於宋明之世
欲委任為輔國將軍晉安王南中郎長史淮南
太守行府州事五年除黃門郎領驍騎將軍遷
太子中庶子驍騎如故謀貞正和謹朝庭稱為

善人多與之厚八年轉冠軍將軍長沙王車騎
長史徙廬陵王中軍長史將軍如故西陽王子
明在南兖州長史沈憲去職上復徙謚爲征虜
長史行南兖州事將軍如故謚少貧嘗自紡
績及通貴後每爲人說之世稱其志達九年卒
年六十九

史臣曰鶉居鷩飲裁樹司牧板籍之起尚未分
民所以愛字之義深納隍之意重也季世以後
務盡民力量財品賦以自奉養下窮而上不卹

世澆而事愈變故有竊名薄關忍賊肌膚生濫
死乘趨避繩網積虛累謬已數十年欺蔽相容
官民共有爲國之道良宜矯革若令優役輕條
則斯詐自弭明糾羣吏則茲偽不行空閱舊文
徒成民幸是以崔琰之譏魏武謝安之論京師
斷民之難豈直遠在周世

贊曰玩之止足爲論未光劉休善筮安卧南湘
冲獲時譽果信珪璋誰惟舊之並用興王

列傳第十五

南齊書二十四



#95612

4416

壽